

# 蘇沃羅夫元帥

合著 巴·克·梯·利·夫  
拉·佐·莫·夫·斯·基

瞿白音譯



東亞書局發行

羅白音譯

蘇沃羅夫元帥

東北書店發行

蘇沃羅元帥

譯者 瞿白音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臺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延吉 北安 白旗子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冊定價

元

5000. 版初月一十年六卅國民

## 譯者前言

沙俄自十八世紀初彼得一世維新後，已躋於強國之列，雄視東歐。蘇沃羅夫（Alexander Mikhailovich Suvorov 1730—1800）將軍生當其時，歷卡德琳娜二世及保羅一世二朝，任野戰元帥，先後擊敗普、土、法諸軍，盡瘁國家，功勳蓋世，爲沙俄一代名將。但蘇沃羅夫之偉大，當不僅在其戰功，而在其治軍之方法。彼出身行伍，終生與士卒同甘苦，治軍不重形式，而重士氣之激勵，與士兵素質之提高。由此種訓練方法之結果，彼曾以二萬五千之衆，擊敗土耳其十萬大軍於伊茲曼爾要塞，以無上之勇毅精神，在同盟者普奧之陰謀交脅下，在飢餓與險境中，擊敗拿破崙於阿爾卑斯山隘，挫其兇鋒。但此蓋世英雄因生性嚴峻，疾惡如仇，不肯媚上，故屢遭讒誣，終無寵幸。此劇描寫蘇沃羅夫之異生事蹟，自一七六〇年俄普之役起，中經俄土之役，含冤被逐，後經起用，遠征拿破崙於意大利烈日下，歸國而蒙誣病休止，共垂四十年之史實。此劇在蘇聯備受重視，曾在斯摩林斯克紅軍劇場上演，獲得重大效果。在蘇德戰爭之目前，更充分顯出其積極的現實意義。至於寫作技術方面，則更屬希有之力作，全劇連序幕共十場，雖始終描寫一個偉大的軍人生活，其中毫無不必要的，爲效果而存在的廉價挿曲，而情緻細膩，意趣豐饒，絕無枯澀之感，蓋因作者將蘇沃羅夫作爲人來描寫，而不是作爲神來表現之故。結構十分嚴密，性格描寫生動完整，尤推近年來世界劇壇之瑰寶。譯載於一九四〇年第一號國際文學英文版，本書即根據該書譯出。——譯者

# 場次

序幕 青年軍官

第一場 寄寓者

第二場 不速之客

第三場 伊茲曼爾之夜

第四場 皇恩

第五場 放逐

第六場 意大利烈日下

第七場 魔鬼橋

第八場 祖國

第九場 蘇沃羅夫活潑

# 序 幕

## 青年軍官

登場人物：

卡蓋生——柏林市長

其妻

柏林市府官員（甲）

官員（乙）

克羅普興——俄兵

彼得·萊斯柯夫——俄兵

伊凡·葉哥金——俄兵

俄兵甲、乙、丙、丁

普洛霍·丹尼西奇·杜巴索夫——俄兵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蘇沃羅夫大元帥

沙哈·格里高里奇·區尼雪夫伯爵

葛德里勃·庚里喬維奇·士德里平將軍

侍從軍官

## 參謀

一七六〇年秋。柏林。柏林市長卡蓋生家。這裏是一間書室，地上鋪着地毯。卡蓋生坐在書桌前，頭埋在手裏。靠書桌的牆上，掛一張弗特力克大帝的像，帶着漂亮的白假髮，穿着紫紅的披肩。這書室有三個門。一門通過道，一門通另一室，另一則爲玻璃長門，通洋台。卡蓋生之妻站在玻璃長門前。她癡神的眺望着遠處，望到樓下的潮濕的廣場，瓦頂的房屋，枯樹和教堂。天下着雨；一位柏林市府的官員（乙）焦躁地在室內來回踱着。另一官員（甲）也在場，他也顯得焦灼和煩惱。一隊俄羅斯兵出現在下面廣場上，擊着鼓，經過卡蓋生的房子。一隊過了，又是一隊，接二連三地過往着。遠處有軍樂隊正在吹奏。俄國兵正估領着柏林。

卡蓋生夫人（以下簡稱卡夫人）奧托！奧托！俄國兵到柏林了。他們已經到我們面前來了。

卡蓋生（以下簡稱卡）（跑至窗前）噢，天啊！這些俄國人到柏林了。這些混蛋！馬上到市政廳去，立刻召集商人們。時間還來得及。我們還可以設法救我們自己的。

官員甲（以下簡稱官甲）遵命，先生！

卡 不要發慌，華格納·卡爾·烏爾里奇不會使我們難堪的。

官甲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信賴上帝和卡爾·烏爾里奇殿下，他是俄羅斯的皇位繼承人。

卡 馬上到國庫裏去，其他的事我會親自料理的。可憐的國王，可憐的祖國！

卡夫人 天啊，一切都完了。

克羅普與（以下簡稱克）這屋子很好。我們可以在這兒宿營。（語衆士兵）跟我來！  
卡 進來！

（門口出現了一些兵。他們的襤褸的制服浸透了秋雨，澱滿了泥漿。第一個進來的是彼得·萊斯柯夫，一個老兵）

萊斯柯夫（以下簡稱萊）（放下長槍，搓着手）嘿，鬼天氣！

（另一個兵杜巴索夫，腿上受了傷，由另一個兵葉哥金扶着，跛拐地走進來）

葉哥金（以下簡稱葉）（語杜巴索夫）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了，普洛希嘉。

克（語衆人）就縮在這兒！

士兵們（甲）噢，凍的要命！

（乙）我身上沒有一根骨頭是乾的。

（丙）城裏總比野地裏好，可以找個地方避雨。

（丁）我要睡他三天三夜不醒來。

（卡蓋生打開書桌抽屜，開始取出紙片字條）

萊 我們空着肚子走了好幾天，現在能在這兒歇歇了。也該歇歇了。

葉（扶杜巴索夫至椅上坐下）我們會照扶你的，普洛希嘉。往醫院不見得比這好。來，把腳伸出來，我給你脫靴子……（輕輕地脫掉杜巴索夫那條受傷的腿上的靴子）

克（語葉哥金）你把你自己的靴子脫了吧，你還穿着呢。聽你們弄得好憐！（語衆兵）把靴子脫



掉！席子都給你們弄髒了。

（兵都脫去靴子，卡蓋生抱着一堆紙出去）

兵士之一 喂，嘿，主人生氣了。嘿，瞧那兒。（向退出的卡蓋生）要那些紙片幹麼——把桌子搬去

不就行了。（卡下）

萊 讓他去，你不看見他不痛快嗎？

萊 （將靴子脫去）我老子常說：襪子穿靴，撥伶人穿皮鞋，聰明人光腳牙子……他自己在冬天常常

打光腳板兒，他確是那樣的。

萊 （脫靴，啾啾其詞）呵，我多麼想念你呀。我的可愛的火爐，可愛的家。

（卡蓋生入，走至桌前）

萊 現在，把地板弄乾淨，孩子們。我們來跳舞，普洛希嘉，好不好？

杜巴索夫（以下簡稱杜）（正在包紮他那受傷的腳）噢，好是好，可是我腳上的那個槍洞不讓我跳

舞。

（萊斯柯夫搖手，依然在室內踱着，啾啾着：啊，我多麼想念你呀，我的廣大的光滑的土地……）

杜 老彼得犯了懷鄉病了。

萊 冬天的播種，這時候該過去了吧……唔？（靜默）

萊 （凝視弗特力克像）一個婊子，他們把她掛在這兒。

卡 （突然火起）不是婊子，這是弗特力克！弗特力克大帝！是國王！

杜 (語葉哥金) 國王！你說是姨子！你把他們的國王看成一個差役的老婆，他們自然受不了。

克 (語卡蓋生) 你怎麼會說俄國話？

卡 (稍停) 在我們常和俄國人打仗的時候，我們常和俄國人在一起。我開了一家大商行。我們和聖彼得堡有生意往來。我常到那兒去的。

克 你還可以一直做生意下去……

杜 現在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得接待你的客人了。(大笑)

(在室內人談話中，進來了一位青年將軍。中等身材，穿着野戰的制服。他的手臂吊綬在胸前。他站在門口，未爲室中人注意)

青年軍官 他們已經很舒服了……好呀，孩子們！

(這些兵在一會以前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可是一見了這軍官，就馬上變成了凍結的雕像：「您好，官長」。杜巴索夫掙扎着要站起來)

青年軍官 (語杜巴索夫) 不要起來！不要站起來！你們都是從雅特卡來的嗎？你在哪兒受傷的？在海爾門嗎？你叫什麼名字？

杜 (半站半倚) 普洛霍·杜巴索夫，官長。

青年軍官 (以一手置杜肩) 好，好。我看你們在這兒很舒服。現在你們可以休息一下了。(騎跨地坐在椅子上，把一個個兵看望一週) 真像木頭人……你們把胸膛挺起幹麼？(靜默，兵士們仍然僵硬地挺立注視着，直至那青年軍官吼叫出：「稍息！」然後士兵們照軍隊規則鬆弛下來) 好，

好！（語克羅普興）你一輩子就在訓練他們！

克 是，官長！

青年軍官 （語葉）等一等！嗨，那邊那個漂亮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葉 伊凡·葉哥金，官長。

青年軍官 啊，葉哥金……你覺得柏林怎樣？一個好城市，是嗎？你喜歡嗎？

葉 不知道，官長……

青年軍官 什麼話！你的眼睛在那兒？

葉 不知道，官長。

青年軍官 你的眼睛在那兒，你也不知道嗎？你這木頭人，你是一塊木頭！

杜 官長！（青年軍官轉身向杜）我看是這樣：柏林很好，是一個有錢的城市。地方很大，比我們的

雅特卡還要大得多。

青年軍官 （語衆兵）那末你們覺得怎樣？弟兄們！

衆士兵 是，官長大人！

青年軍官 呸！混蛋！你們沒有長眼睛嗎？沒有心肝的嗎？你們佔領了一個城，你們拚生捨命的佔領

了它，這是怎樣的一個城？爲什麼這個城重要？（士兵們無聲息）沒有一個人給你們講過。他們

以爲你們無需知道。但是不，葉哥金你必須知道，還有你，杜巴索夫，還有你，還有你……你們

人家都必須知道。柏林是弗特力克大帝的軍械庫，是他的彈藥廠，他的造船廠，他的造船廠……

：這是勝利，弟兄們！

（卡蓋生入，猶疑地走近青年軍官）

卡 俄羅斯官長，給你請安，俄羅斯官長！

青年軍官 是市長嗎？

卡 是，是，我就是。卡蓋生！

青年軍官 你有什麼事要我做嗎？（卡將其拉在一旁）

卡 俄羅斯官長光臨這兒，我十分榮幸，……但是那些兵？我卡蓋生一定得招待小兵住在我家裏嗎？

青年軍官 兵住在你的書房裏。

卡 噢，千萬請求你！

青年軍官 那末這兒做參謀部，兵住到你大廳上去。

卡 噢，真到霉，先佔領柏林，後佔領我們的書房，現在佔領我的大廳了。……（語衆兵士）這兒

來，高貴的客人們！（士兵們收拾起背囊，跟卡蓋生出。這位青年軍官就是蘇沃羅夫，現在室內

祇留下他一個人了。他望望牆上的柏林地圖，看看弗特力克像，從洋台門望到廣場上）

蘇沃羅夫（以下簡稱蘇）你就是個樣子的，柏林……

（區尼雪夫將軍入，肥胖，碩大，浮躁，後隨一侍從軍官）

區尼雪夫（以下簡稱區）（喘息）哈，好漂亮的書房，參謀們從沒住過這樣好的房子。漂亮！漂

亮！（語隨來之軍官）好孩子，你去告訴這屋子的主婦，叫她馬上煮點臘腸。要她趕快，我的肚

子在叫喚……我馬上就來吃。（隨從軍官敬禮，出）啊，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的親愛的伙伴！我怎麼沒有看見你？啊，你受傷了嗎？

蘇 皮面的小傷，大人！

區 對，你的話對，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在這時候，重傷祇能算是皮面小傷，輕傷祇能算一個刺激……我聽說你作戰很出力。我一定要告訴伐西里，伊凡諾維奇。讓他覺得有你這樣的兒子非常光榮。……你滿意嗎？

蘇 不，大人，我們在城外耗費的時間太多了。雖然我們把敵人一擊而破，可是我們放走了兩支敵軍。

區 誰你這毛頭小伙子！還是這樣輕率。總要表示些與眾不同的意見。……

蘇 別像小孩子了，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策略，策略——這是你需要學習的東西！一切事情並不是都在戰場上決定的，好孩子，大部份都是在聖彼得堡決定的。（放低了聲音）彼得·費圖洛維奇，皇太子殿下，不久以前有一個別名叫卡爾，烏爾里奇！唉，他說了兩句俄國話，第三句就不會說了。他連禱告都說德文的！這就是問題了。老太后說：「前進」，而她姪子却說：「撤退」……事情是說不定的——今天彼得·費圖洛維奇是太子，明天他就登基做皇帝……而我的階級，我的官銜，都不是永遠釘死在我身上的，……你笑嗎？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記住我的話，彼得·費圖洛維奇登基以後，他就會和弗特力克訂立和約，而且還會派我領了隊伍去援助弗特力

克。(附蘇沃羅夫之耳語)叫我們赦免弗特力克……

蘇 我不懂這個，沙哈·格里高里奇……

區 噢，你今天可笨了，你應該去問問土德里平，他會教你一切計策……

蘇 我不要知道，我不想向土德里平學這種下流行爲。

區 噯，亞力克沙發！你不能這樣譏謗土德里平，他是一個很高貴的人！聖彼得堡很重視他。在他面前，你說話和行動還是小心些好。(土德里平入)噢，葛德里勃。庚里喬維奇！你來了！我不得不走開一下。在公出的時候，請你代行總司令部的職務。你已經佈了崗沒有？

土德里平(以下簡稱土) 他們已經站了好一會了。城裏秩序已經恢復。但是，沙哈·格里高里奇，我很覺得你很奇怪。這兒已經佔領，但是投降的條約既沒有起草，更沒有簽字……

蘇 (語區尼雪夫) 請問，大人，這城已經投降勝利者了，除了普魯士人以外，誰還需要訂定這條約？

區 噯，喂，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一切事情都應該白紙黑字地寫個明白，這樣誰都不能挑什麼毛病了……葛德里勃，庚里喬維奇，你來辦這件事……找市長來談判一下，我簽個字就成了。一切照聖彼得堡的命令辦理……

(卡蓋生入)

9. 卡 (語蘇沃羅夫) 俄羅斯官長，你的命令已經照辦，士兵們很高興。(目視區尼雪夫和土德里平)

噢，將軍們，十分榮幸，我很愉快。(深深地躬身)

(區尼雪夫和土德里平冷冷地回禮)

土 是市長嗎？

卡 是，是，市長。奧托，卡爾，馬里亞，卡蓋生。

土 你很憔悴，能和這次戰役的總司令官區尼雪夫伯爵大人談話……我是土德里平將軍。

(卡蓋生再鞠躬爲禮)

區 好，我要走了，葛德里勃，庚里喬維奇……我有緊要公事。(語卡蓋生)一切由土德里平將軍和你討論。

卡 (鞠躬)我很愉快。

土 我們要討論的條件是非常苛刻的。

(卡蓋生鞠躬，區尼雪夫走到門口，蘇沃羅夫趨步趕上)

蘇 不要走，沙哈·格里高里奇。

(侍從軍官入)

侍軍官 (語區尼雪夫)一切都準備好了，大人！

區 是嗎？(語蘇沃羅夫)喂，惡力山大·伐西里奇，有緊要公事等着我……(高聲)派陸軍中校蘇

沃羅夫，在場參加談判！(侍從軍官下，土德里平仰倚在椅中，卡蓋生端正地站在他面前)

土 我們已經和城防司令羅覺夫簽了總的投降條約了。其他的條件，都歸入和市長簽訂的條約之內

(卡蓋生鞠躬)總司令命令我們向這城市要求一筆巨大的金錢的貢納……造船廠，造砲廠，火藥

庫，一律都該燬掉！（卡蓋生不語）現在我們來討論這些問題。這討論需要很多時間……我們不必麻煩我們的青年朋友……他已經很疲勞，而且受了傷。蘇沃羅夫中校，我不強留你！（蘇沃羅夫躊躇了一下，然後走向門口）請你告訴區尼雪夫伯爵，不必勞駕他到這兒來，我會去找他的。

蘇（在門口轉身）是，我一定去找總司令。  
土 很好，你去吧，中校。

（蘇沃羅夫下。靜默。然後卡蓋生的態度突變，伸展他的肩，裝出一位不可一世的氣概，兇猛地俯視着土德里平，土德里平此時已不復慢閒地倚靠椅中，而僵直地端坐着，他的臉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表情）

卡 好……（稍頓）好……（跌坐在椅上）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土德里平先生。

土 （站了起來）我想說……環境……

卡 住嘴！（稍停）不要強辯。

土 卡爾·烏爾里奇殿下命令，我已經實行了……

卡 （鋒利地）彼費得·圖洛維奇決不會發出這樣的命令……一定是你誤解了他的命令。

（卡蓋生以拳擊桌，爆發出一串日耳曼語，動作興奮，口中再三提起彼得·費圖洛維奇，卡爾·卡爾里奇等名字。土德里平以日耳曼語答之，其狀態顯在爲自己辯解。他從袋中取出一張紙，遞給卡蓋生，卡蓋生接閱，在該紙上添寫了一些，土德里平點頭表示同意，即將文件塗改）



卡 這真可怕！多麼可耻！他們都像癱子，無脊椎的廢物！

士 請原諒我，先生，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了。

卡 那末，我們的偉大的保護人卡爾·烏爾里奇，就是彼得·費圖洛維奇，他在想些什麼？告訴我，他什麼時候發出的這些殘酷的命令？

士 看上帝的面，卡蓋生先生，不要失望，一切可以挽回的。

（區尼雪夫人。他在生氣。卡蓋生立刻回復了卑謙的偽裝）

區 士德里平將軍！

士 是，大人！我正要來找你……蘇沃羅夫中校沒告訴你嗎？

區 蘇沃羅夫中校說你叫他離開這房間。你爲什麼要這樣？我叫他參加談判的。

士 請原諒，大人，我沒聽到你的命令……蘇沃羅夫中校年紀太輕，我想……

區 （望了卡蓋生一眼，語士德里平）我有話和你談一下，將軍。（卡蓋生鞠躬，慌忙退出）你似乎忘記了，將軍，我是這次戰爭的總司令！

士 沒有忘記，大人。（稍停）可是我忘記告訴你（低聲地）幾件很重要、很不幸的消息……（稍停）從聖彼得堡來的，（又稍停）從可靠方面來的……

區 什麼消息？

士 我們的伊莉莎凡太·彼得洛芙娜女皇……

區 怎麼樣？

士（稍停）……病重。（稍停）她的病況很嚴重。（稍停，劃十字）已經沒有希望了！

區你說什麼？萬德里勃·庚里喬維奇，這不會是真的！

士我們必須信賴上帝。（稍停）但是有一個危險，馬上，很快的，我們就該宣誓效忠新皇——彼得·費圖洛維奇。

區不要說這話。不要說。

士（嘆息，劃十字）這是上帝的意志。

區好上帝呀！彼得·費圖洛維奇接位以後，我們在柏林還有命嗎？

士這並非不可能，沙哈·格里高里奇。我們必須儘快撤退。而我們留在柏林的時候，必須十分小心。那個投降條約，我就是根據這點起草的。

區（坐在桌前）讓我看。（誦讀）噯，噯……噯（喘息）啊，這是什麼？撤退？

士這是無可避免，沙哈·格里高里奇……是人民要求的……我想我們該照辦……

區但是，好上帝，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條約！

士我已經簽字了。

區（稍停）好，我簽字。但是請你帶句把話告訴彼得·費圖洛維奇陛下，……讓他知道，一切都服從他的意志了。……

士當然！土德里平是沒有惡意的。

（區尼雪夫在條約上簽字）

蘇 (正在此時進來) 大人！(一語即止)

(區尼雪夫將條約遞給士德里平。士德里平退至室之一端)

蘇 大人！我不明白。俄羅斯軍隊的這一偉大的勝利，就這樣的煙消雲散了嗎？你們在幹什麼勾當，沙哈·格里高里奇？

區 你還年輕，小孩子。等你長大了，你會明白，策略，策略——就是這意思！

蘇 (衝動的) 我不需要明白，我永遠不要明白這些！在我看來，國家的福利，是唯一的策略！(一參謀上)

參 大人，克羅普興班長求見……

區 不能，不能，我沒有工夫。

(克羅普興出現在門口。參謀欲阻其入，克羅普興推開之，搶入)

克 大人！(注視蘇沃羅夫) 官長！日耳曼人不講理。他們把我們趕到外面雨地裏去……他們說已經有命令……

蘇 把士兵趕到外面雨地裏？

士 (語克羅普興) 不要緊的，弟兄。走吧。你們在野地裏架起蓬帳來住。(克羅普興不走) 是的，是的，已經有命令了……走吧！

克 噢，怪不得這樣！

參 佳嘴！(推克羅普興之同下)

蘇 這樣的黑夜！把士兵趕出去，而且是俄羅斯兵。

（從開着的洋台門望去，可以看見士兵們在大雨中離開這屋子）

區 我必得告訴你，中校……（卡蓋生及其妻自另室上，小風琴的悠揚的樂聲從鄰室傳來）我看，你真是一個哲學家！

卡 俄羅斯將軍們！俄羅斯官長們！我很高興邀請你們參加一個簡陋的宴會。

土 噢，我們很高興！

（土德里平與卡蓋生夫婦同下，區尼雪夫隨之。區走到門口，停步）

區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蘇沃羅夫不答）蘇沃羅夫中校！

蘇 我是一個兵，大人，我應該和兵在一起！（很快地跑了出去）

（區尼雪夫聳聳肩，從另一門走了出去。風琴的曲調應和着衝激的雨聲）

——幕下——

## 第一場 寄寓者

登場人物：

杜巴索夫

軍官丙

史丹潘尼達·葉芙西葉芙娜——一個小販女人

沙姆索諾夫將軍

格里希嘉——沙姆索諾夫之傳令兵

辛奈爾尼可夫——俄兵

葛羅希可夫——俄兵

索非亞·卡萊德尼可娃

土德里平

密奇爾·佛格爾——土德里平之姪，後爲蘇沃羅夫之記室，最終因叛國處死。

摩爾達維亞省，嘉山縣的近郊。一所農家的草房：泥土地，白粉牆，室內有一隻爐子。有二門，一門通外，一門通另一室。夕陽從矮矮射入。史丹潘尼達——一個豐滿而美麗的，

但已不年輕的女人——正在揉麵做餅。普洛霍·杜巴索夫——蘇沃羅夫的傳令兵，年約五十左右——正在點收洗滌好的衣服。他穿着士兵的衣服。

杜 我們就那樣在雨地裏呆了一夜。那是從前的老話。三十年前的事……真是太久以前的事了。（稍停）就是那時候，我在柏林遇見了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他有一雙漂亮的眼睛，他是……

史丹潘尼達（以下簡稱史） 普洛霍·丹尼西奇，你是一個很和氣的人……但是你們那位將軍……

（通內室門開了，一位軍官出現在門口）

軍官丙 （在門口）一切遵命辦理，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今天我們把給養運到伊茲曼爾去！……

（將門關上。喃喃自語）混蛋！……

（杜巴索夫把他的披肩和帽子遞給他。軍官匆匆下）

杜 喂，史丹潘尼達·葉芙西葉芙娜，現在我們開到你們這兒來了，我們會把一切都調理好的。

史 可是我看一切還是很混亂。永遠是慌慌張張地來來往往，連地板都擦不乾淨。……將軍，嘿！現在我們隊伍裏有了將軍了。他不過玩玩紙牌，做做針線而已。

杜 有的人賭錢會贏錢，有的人打仗會勝利。

史 那是呀。不過，我敢說；你們這樣的房舍，真是够討厭的了。

杜 （走近史丹潘尼達）喂，喂，史丹潘尼達·葉芙西葉芙娜，你這話不是當真的吧，是嗎？我們是兩個安份的老頭子，做些安份的事，偶爾有些客人來往……

（通外的門，突然被跌開了，沙姆索諾夫衝了進來。他是一位粗腰，寬肩，相貌猙獰的人。後面

跟他的弁兵(格里希嘉)

沙姆索諾夫(以下簡稱沙)

(吼叫般地)蘇沃羅夫將軍在那裏?

杜 (以身掩蔽着通內室的門)他不能見你，官長，他有公事。

(沙姆索諾夫把披肩扔在格里希嘉臂上，把帽子也甩給了他，把杜巴索夫一推開，以拳擊門！且不待裏面的回應，一下就衝了進去。杜巴索夫尷尬地站着。靜默了一會兒)

格里希嘉(以下簡稱格) (以大姆指指那關上了的門)一會兒就會吵起來的。唉，我們萬一發起

脾氣來，誰也壓不服他。

杜 (自大地)喂，放規矩裏兒，小子……那個部隊的?

格 你再試試看。那是沙姆索諾夫軍——軍司令官。

史 我看像是很牛氣呢。

格 他?(坐在史丹潘尼達身旁)聽我說，你們真不會相信。他發起脾氣來，自己扯自己的頭髮。唉呀。這幾天你不能接近他。一切事情都弄得更壞了。……

杜 你們那裏的情形我們聽到過一些。

格 那些話一句也別相信。多是謠言，我敢發誓。他們說，我們部隊裏的牛是仙牛，不吃料可以活的。放屁！幾里路以內，你就找不見一頭牛！我們全把牠宰了吃光了。因為肉不够吃呀。

杜 那末那些砲怎麼辦？你們自己拖嗎？

格 還管砲呢！我們祇能拖自己的身子。

杜 你們從伊茲曼爾退下來的嗎？

格 正是。半路上又打住了。先是包丹金親王的命令，叫解圍，從伊茲曼爾撤退。我們就退了。在雨裏，泥裏，池塘裏，窪地裏走過兩次。現在，你們這一位擔任了總司令，他又要叫我們開上去。好，這可把我們這一位給弄火兒了。什麼玩意見？他說，他們和我開玩笑嗎？我沙姆索諾夫要給點顏色他們看看……

（說到這裏，沙姆索諾夫出現在通內室的門口。他踱到桌前，坐下）

沙 （稍停，粗聲地）水！

（他的弁兵跑到水筒邊，遞了一碗水。沙姆索諾夫喝了。這時他開始平靜下來。然後慢慢地站了起來，遲疑地走向門口，下。格里希嘉拿起披肩和帽子跟出。忽又回轉站在門口）

格 應樣子你們那個把他壓服了。（下）

杜 這樣平平靜靜地走了，真是該算運氣。

史 平靜？難道會有更壞的事？

杜 嘿，當然……（稍停）他要是發起脾氣來，準會給你一頓狠狠的教訓的……

史 怪事……看樣子，他真不像一個將軍。

杜 唉，你不知道，史丹潘尼達，葉芙西葉芙娜！總司令包丹金親王叫我們到這兒來的。現在我們來了，就不會再把時間耗費下去了。我們就要去奪取那個砲台的。

史 伊茲曼爾砲台……你們奪不了的……



杜 馬上就要奪下來的！（飄着他）你不大知道我和亞力山入，伐西里奇！沒有人能比得了我們的。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敬重我們的道理。這就是爲什麼他們看重我們的道理！（凝視着她的眼睛）祇有我們自己才懂得。因爲我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到那兒，那兒就打勝仗。

史 你真是一個吹牛大王，普洛霍·丹尼西奇！噫，你要沾上麵粉了！

（叩門聲）

杜 唉，混蛋……

史 請進！

（門口站着兩個兵——辛奈爾尼可夫，一個年老的態度很莊重的兵，和葛羅希可夫，一個年輕的憨氣的新兵。他們走了進來，劃了十字，猶疑地站在門口。靜默了一會）

杜 什麼事？

辛奈爾尼可夫（以下簡稱辛） 你好，普洛霍·丹尼西奇。

葛 你好。

杜 有公事嗎？

辛 沒有，先生。我們想和你說句話，普洛霍·丹尼西奇。

杜 和我？好……幹麼站在門口……進來，坐下說。

（他們進來，坐下。稍停）

辛 我的骨頭一疼，天就要下雨。

杜 那爲什麼？

辛 他們說，這兒去年秋天旱了。（稍停）

葛 讓我和他說。聽着，也挨不起二百軍棍的。

杜 誰挨不起？

辛 （把葛羅希可夫推開）慢慢說。（語杜巴索夫）葉哥金，普洛霍·丹尼西奇……

杜 葉哥金？他是誰？

辛 你不記得了嗎？……你和他同過事的，……在普魯士戰爭中，雅德卡聯隊裏……

杜 他的名字是叫伊凡嗎？

葛 是的，伊凡。

杜 伊凡？（稍停）二百軍棍？他在那兒？在這兒？在什麼部隊？

葛 在波洛茲克手槍隊。

杜 啊，多可憐？爲了什麼？

辛 離開了崗。

杜 怎麼會離開的？

辛 他抓到了一個敵兵，普洛霍·丹尼西奇。個土耳其兵。

杜 （猛然站了起來）跟我來！

辛 到那兒去？

杜 來，來，我告訴你……

辛 你把我帶到那兒去；求你饒了我們吧！

杜 （拉辛奈爾尼可夫走到通內室的門前，叩門）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可以進來嗎？

蘇沃羅夫的聲音 進來！

（杜巴索夫進去了，辛奈爾尼可夫隨入，劃了個十字）

葛 好傢伙，普洛霍·丹尼西奇。

史 （給了他一個餅）今兒早上新烤的。

（通外的門開了，索菲亞·卡萊德尼可娃入，裙子發出颼颼之聲。在她的黑披肩底下，穿着一件舞衣。葛羅希可夫站起）

索 蘇沃羅夫將軍在那兒？我一定要見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史 請坐，太太。普洛霍·丹尼西奇馬上就出來，他會替你通報的。

索 我的事情非常緊要。

（辛奈爾尼可夫自內室出）

辛 （語葛羅希可夫）我們走……（與史丹潘尼達爲禮，二人同下）

史 （追喚）我一定帶了餅到你們部隊裏去的呀。

索 請你別告訴人，說我來過這兒。

杜 （出現在門口）你好，索菲亞·潘芙洛芙娜太太。

索 告訴將軍，說我要見他，普洛霍！

(杜巴索夫復入)

史 噢，太太，這三天來，出出進進的客人真多。

杜 (復出) 亞力山人，伐西里奇熱烈的問候你。不過，他不能夠見你。他們忙。

索 天呀！告訴他，我從庫士若夫將軍那裏來的，關於伊茲曼爾的事。

杜 噢，那……

蘇沃羅夫的聲音 讓她進來，讓她進來！

(索菲亞走入內室)

杜 這是他女兒娜泰夏的朋友。

史 普洛霍·丹尼西奇，那個可憐的兵……

杜 別耽心，祇要事情放到我們手裏，一切都會弄好的。(突然他停止了說話，傾聽，把耳朵貼在門上)

史 他們在裏面講些什麼？

(杜巴索夫走到她身邊，制止她)

杜 這些事你不必知道的，親愛的。

史 可是你就可以把耳朵貼在門上嗎？

杜 啊，那當然不同咯。我們是親信的人……(又傾聽)什麼？不進攻伊茲曼爾？那些混蛋又在我們

背後搗鬼了……

史 誰搗鬼？普洛霍·丹尼西奇？

（門開了，索菲亞，卡萊德尼可娃走出）

蘇沃羅夫的聲音 普洛希嘉，拿靴子來！

（杜巴索夫拿了靴子進內室去了）

索 別讓人知道我來過這兒。記住，——不要對任何人說！（走至門口）

（正當此時，通外之門啓，在門口出現了土德里平，他是一個退任的將軍，現在已是一個肥胖而萎靡的老人了，他帶着他的姪子，一位長腿的執紼子，佛格爾·卡萊德尼可娃吃了一驚，拉起她的外套，掩護着自己。土德里平向之鞠躬，佛格爾脫下帽子。但索菲亞立刻就出去了）

佛格爾（以下簡稱佛） 索菲亞·卡萊德尼可娃！

土 是她……索菲亞到這裏來幹什麼？（語史丹潘尼達） 告訴我，女士，大人在裏面嗎？  
史 他在。

佛 （語土德里平） 叔叔，我要跟索菲亞去。

土 無聊，密奇爾。來！（走至通內室的門）

杜 （自內出）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正忙着，他不能見你。

土 來老兄，告訴他，土德里平來了。

（通內室的門開了一條縫，扔出一雙靴子來。土德里平驚退了一步。佛格爾閃躲在一旁）

蘇沃羅夫的聲音 混蛋！沒有糖！

佛 噢，上帝！

（杜巴索夫撿起靴子，開始擦光它）

士 噢，什麼意思！（走開去）喂，老兄，請你進去一下，告訴大人，說土德里平和他同姪子佛格爾男爵在外面候見。

杜 （陰陽怪氣地）等我擦好了靴子給你通報。

士 快點兒，老兄。（語佛格爾）我已經很久不見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了……他一定老得多了。但是他是一個多麼好的人呀！噢，是的，光陰如箭催人老……你知道我們從前是好朋友！

（杜巴索夫吐口水在靴上，猛烈地擦抹）

佛 這人一定喝醉了！

（杜巴索夫取靴入內室）

士 （追語杜巴索夫）別忘了，老兄，土德——里——平。

杜 我從來沒有忘記過事情。

（門關上了）

士 （語史丹潘尼達）告訴我……親愛的……剛才那位太太，常到這兒來嗎？

史 將軍在這兒住了三天了。有許多軍官和兵來見他。不過沒有見過太太，我記得沒有過，先生。

佛 嘿，嘿……我們可在這兒遇見了她……索菲亞·潘美洛芙娜……！

史 真的嗎？怪事！我怎麼沒有見過她……！

（杜巴索夫復出）

士 來，密奇爾！

杜 對不起，我不能讓你進去。

佛 我說了，這人喝醉了！

士 （語杜巴索夫）你一定瘋了，我的朋友！去，告訴將軍，士德里平來了。

杜 我告訴過他了。

士 唔，那末他說什麼？

杜 他說：「噢，士德里平。」

士 奇怪，……喔，我看我們還是等一下的好？

杜 你愛等，那末你就等吧。

蘇沃羅夫的聲音普洛希嘉，拿披肩來！

（杜巴索夫取披肩入內室）

佛 不，叔叔，我是一個俄羅斯的學者，我不能受這種待遇。我強烈地抗議。

士 喂，密奇爾，安靜些，一切有我在。（突然地下了決心）來，密奇爾！（走到門口，叩門。內無

應聲。叩益急）

（門啓，杜巴索夫出。士德里平無禮地把他推在一旁）

杜 好，你要進去，你去吧。我不攔你。

(士德里平將門推之洞開。見一書桌，桌上堆積文件，一凳，和一扇開着的窗。士德里平與佛格兩步入)

佛 一個人也沒有！

士 (轉了一個身) 見鬼！將軍呢？

杜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請你原諒，他因為突然有緊急公事，不得不走了。

士 你胡說，混蛋！他怎麼能出去，這兒沒有第二個門！

杜 那末他一定是從牆裏鑽出去的咯！

佛 叔叔！窗子！

士 什麼！將軍從窗子裏出去？不可能！

(士德里平佛格爾走進內室，將門猛閉。靜默)

士 (佯作愉快) 哈，哈，哈！我看，他真是個老滑稽家！

佛 真是滑稽家！叔叔！

士 我知道，我知道他到那兒去。來，密奇爾！他到親王那裏去了！

(匆匆下，將門噠然閉)

史 喂，我說呀，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是個奇怪的將軍！

杜 (擁抱着她) 怎麼樣；我早和你說過的，史丹潘尼達，葉芙西葉芙娜……

——幕下——



## 第二場 不速之客

登場人物：

陶爾高羅卡雅公主

茹茹琳娜公主

索菲亞·卡萊德尼可娃

羅登貝克

韋斯弗倫將軍

庫士若夫將軍

包丹金親王

卡萊德尼可娃——索菲亞之母

蘇沃羅夫

土德里平

佛格爾

衆賓客

衆將領

嘉山·包丹金親王宮之會客室。具有鄉村的華美的壯麗。畫着粗糙的邱匹德神像，棚棚如生地鑲嵌在鍍金的蔓草花紋和花環中。有一條彎曲的拱道，通到舞廳，那兒一對對的舞客在跳舞，但都顯出非常萎靡和煩苦。看不見的樂師們，正在奏樂。在會客室內的一張長椅上，坐着陶爾高羅卡雅公主和茹茄琳娜公主。

陶爾高卡雅（以下簡稱陶）耐心一點，親愛的，耐心一點！

茹茄琳娜（以下簡稱茄）等比跳舞還難受……噢，多無聊呀！

（索菲亞在人羣中）

陶（茹茄琳娜）耐心點，親愛的……不過說老實話，這也不能怪親王殿下。要是他就誤了這跳舞會，那他一定有原因。親王……但是，噢，親愛的，我不敢把機密告訴你……親王今晚一定給我們準備着驚人的節目的……等軍事會議開會以後……

（索菲亞走近陶爾高羅卡雅）

索（憂愁的樣子）請問你，公主，會議還沒完嗎？

茄是呀，我們等得煩死了……

陶（語索菲亞）不要急，親愛的，會議馬上就要完了。等會議……

索（走開去）天呀！

陶（追喚索菲亞）索菲亞，親愛的，你母親在找你……

索謝憐你（沒入人羣中去了）！

陶 (舉起她的長柄眼鏡) 你會想到這傢伙是——一位男爵夫人嗎？

茄 那位男爵會覺得索菲亞·卡萊德尼可娃有什麼美德，我真不懂！

陶 錢呀，親愛的。有錢是她唯一的美德。

茄 你說今天晚上有驚人的節目嗎？

(通書室的門啓，一個瘦小而慌張的人，羅登貝克中校跑上)

(喚) 羅登貝克！

茄 愛麥慮爾·伊凡諾維奇！(向他招手，羅登貝克回來) 會開完了嗎？

陶 決議怎麼樣？

羅登貝克 (以下簡稱羅) (口吃地) 謝上帝，親王又決定不攻打伊茲曼爾了？

茄 多好呀！那就是說，今晚我們可以跳舞了！

陶 偉大而賢明的決定。(語茹茹琳娜) 我們總算沒有白等，不是嗎？

羅 這完全是庫士若夫的錯！他把會議拖延了……連最簡單的道理他都不明白……常常懷疑。件件事

都得向他講幾十遍……

(庫士若夫自會議室出，後面跟着韋斯弗命)

韋斯弗命 (以下簡稱韋) 萊海爾·伊拉里奧諾維奇！米海爾·伊拉里奧諾維奇！這是你自己不願意

明白！不要反對親王。我勸你，爲你自己，你還是在決議案上簽了字吧！

庫士若夫 (以下簡稱庫) 什麼決議？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沒出席過什麼會。

章 沒有出席？那末，請問你，坐在我旁邊的是誰？

羅 對呀，對呀，是誰？

庫 你把那玩意兒當作會議嗎？沙姆索諾夫早已從伊茲曼爾召了回來……古度羅奇在半路上……你聽不到任何反對的意見……蘇沃羅夫沒有邀來出席……

章 沒有請蘇沃羅夫來開會，只是你已經够我們麻煩的了……

（沙姆索諾夫自會議室出，他穿着第一場的那一身野戰軍裝）

沙 （語庫士若夫）莫明其妙！準備要攻打伊茲曼爾砲台，——一道命令又叫撤退；你退了，人家又叫你前進！鬧什麼鬼！好吧，我就服從命令，往前開吧，但是不，這似乎又錯了！（語章斯弗命）你有福氣，在這兒跳舞，宴會，同光膀子的女人摟着跳……但是，大兵們凍着，餓着。他們在半路上打住了……够了！去他媽的！大家來玩兒好了！（剛入跳舞廳去了）

羅 （口吃地）太太們，先生們，親王到！

（在賓客門一陣愉快的騷動中，包丹金親王上。後隨各將領）

包丹金（以下簡稱包） （語衆客）十分抱歉。太太們，先生們！國家大事，必須在先！但是現在我可以侍候你們了！

我很高興。（走至庫士若夫和章斯弗命前）還在討論軍事嗎？

羅 （口吃地語包丹金）這全是庫士若夫的錯。

包 （語庫士若夫）親愛的朋友，事情已經決定了，而且你知道，我的話是從來不收回的。（走至陶

爾高羅卡雅前) 噢，公主，使一個倔強的將軍明白一件事，要比使十個聰明人明白還難得多。

陶 親愛的親王，你的高見，你的神明，簡直壓倒蘇格拉底。

包 噢，公主！要是怕那蘇斯山上的溫柔賢淑的女神，生在現代，她會毫無疑義把你當作她的標本的。

茄 當我初到這兒來的時候，我以為摩爾達維亞是世界上最沒趣味的地方，但我可找到了真正的天堂——凡爾賽了！

包 假如你對我們的小小的驚人節目覺得喜歡的話，那我大高興了。這是一個紀念米娘女神的跳舞和假想遊行。

陶 多麼有趣呀！

包 (語羅登貝克) 羅中校，好好招待！

(羅登貝克下，女賓們，統統公子們，軍官們都圍繞着包丹金。索菲亞走近庫士若夫) 索 我已經照你吩咐的做了，米海爾·伊拉里奧諾維奇。

庫 謝謝。太遲了。會議已經結束了。

(索菲亞之母卡萊德尼可娃自跳舞廳出)。

索 (語庫士若夫) 不過亞歷山大，伐西里奇馬上就到這兒來的……

卡萊德尼可娃 (以下簡稱索母) (瞥見她的女兒) 索菲烏希嘉，親愛的，你到那兒去了？我在各

處找你。(庫士若夫走開了) 來，來，小美人兒……男爵在那兒呀？

索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見他……

索母 我沒告訴你，叫你別離開他，別讓他離開你嗎？你要是不小心，你的幸福會從你的指頭縫裏滑掉的！

索媽……叫我怎麼辦呢……我不愛他。……

索母 廢話！他是男爵呀——你一定要愛他……

索媽，我要嫁給一個兵……我願意我的丈夫是一個英雄……

索母 你這傻丫頭！

包（語衆賓客）天太們，先生們，請你們到跳舞廳去！理性和智慧之女神米妮瓦慶祝會開始了。在

我們的偉大女皇的統治之下——理性和智慧照耀着俄羅斯國家的道路。讓米妮瓦女神進來吧！

陶 多麼有趣的事！

（從拱門背後，走出幾個穿胸甲，佩頸飾，帶有羽毛的黑帽子的侍從。他們拿一條捲着的地毯，敏捷地將地毯打開，從門口起，一直鋪展到舞廳的內部。賓客們分別在地毯的兩傍。）

衆賓客 我在聖彼得堡見過她，她是一個最好的舞蹈家！

是呀，是呀，她真美極了！

（陶爾高羅卡雅和茹茹琳娜仍然同包貝金一起坐在拱門傍的長椅上。在她們對面，稍遠的地方，站着庫土若夫。室內燈光輝煌。樂隊奏起一支勝利進行曲。舞廳之門啓，蘇沃羅夫上。他頗長，消瘦，素樸地穿着長統靴和一件平常的布背心。他的稀疏的灰白髮散亂着。這種意外的盛大歡迎，使蘇沃羅夫驚住了，他訝異地看望了他的周圍，然後筆直地踏着地毯走下來。賓客都不知所措。

滿屋間流傳着一種隱約的可聞的低語：「蘇沃羅夫」，「怎麼，是蘇沃羅夫！」太太們和執帚子們都舉起了他們的眼鏡。

陶 他從那兒來的？他把整個盛會弄糟了！

蘇 （走近了）何等盛大的行列！我從沒想到這種榮幸……

包 （在驚呆之餘）米婊瓦女神沒有來，却來了一位戰神，一位很好的替代者！（走至蘇沃羅夫前）

你好，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親愛的貴賓，歡迎歡迎。他把米婊瓦女神的鼻子弄歪一點……但是無妨，無妨。你恰好來看那位聖彼得堡來的最好的舞蹈家。

蘇 親王大人，我不是來參加跳舞會的！我有緊要公事和大人商量。（靜默）

庫 （低語蘇沃羅夫）親王已經決定不進攻伊茲曼爾了。

蘇 好意見！我們也必須中途退却嗎？

包 （向陶爾高羅卡雅遞額）執迷不悟！（走入衆賓客中）

庫 我無能爲力，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儘可能的把會議拖延，……天呀，我裝作一個笨蛋，把會議儘量拖延。

蘇 不要緊，米海爾，還來得及。

庫 親王從沒有贊成過襲擊伊茲曼爾。而……命更盡力勸阻他，韋斯弗命混蛋。

蘇 親王會把他的國家跳舞跳掉，而要我們看着不講一句話！哼。（走至包丹金前）大人！你爲什麼召我到嘉山來的？

包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親愛的朋友，你不是知道很清楚嗎？

蘇 是的，我知道。爲了襲擊伊茲曼爾砲台。但是，爲了什麼你又改變你的意思？

包 我從未改變我的意思呀，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們『要』佔領伊茲曼爾……祇等時候。

我把事情估計得很清楚，從各方面來估計，我覺得最好把這戰役，延遲到明年春天。

蘇 假使我的記性不錯的話，那末我記得這戰役原是從去年春天延遲到今年秋天的……

包 但是你必须瞭解你自己，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環境於我們不利。軍隊精疲力盡了。冬天又快到

了。情勢一天壞似一天。古度維奇的隊伍連彈藥都沒有……在伊茲曼爾附近我們又沒有糧食。

沙姆索諾夫的隊伍在中途被阻……進退兩難……這些還要我背給你聽嗎！

陶 這些實在都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蘇 (語衆賓客) 太太們，先生們，這種枯燥的談話，無疑會使你們難受的。你們不妨請到跳舞廳裏

去，那邊有音樂……

包 這是怪事！(語賓客們) 太太們，先生們，請原諒，一會兒工夫。

(賓客們尷尬地退出)

陶 (臨行) 怎麼親王會受得住這個人！我真不明白！

蘇 (語包丹金) 沙姆索諾夫的隊伍在很危險的狀況中。這我知道。他的軍隊已經潰亂。他們把牛都

殺了。砲不能移動一寸。是的，情形看來非常惡劣。(語沙姆索諾夫) 我已經命令伯拉托夫發馬

給你去拖砲了。糧食已經運到伊茲曼爾去了。我親眼看到的，已經運去了……無論如何伊茲



曼爾是必須襲擊和佔領的。

包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當然，那是沒有疑問的，以你的軍事經驗以你的天才，以你的機敏……（語塞將領）是的，先生們，你們真該以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作爲好榜樣！（語蘇沃羅夫）但要在現在去佔領伊茲曼爾，這是魯莽的嘗試！你看看那些隊伍——精疲力盡，士氣毫無，誰都這樣說……這情形你可以問問……：啞……：問問韋斯弗倫。

蘇

（突然地）韋斯費倫將軍，你可知道葉哥金這人嗎？他是在你部隊裏的。

章

我記不起有這樣名字的軍官。

蘇

不！我是說一個兵。（韋斯弗倫微笑，做了一個表想，意思說蘇沃羅夫對他要求太高，要他認識每個兵士）我可知道。而且他還是一個好兵。一個誠實的兵。他身上受過十處傷。

章

那大槓要說，他該可以領得勳章了。

蘇

他將要領到二百軍棍的賞了！他已經被捕，在等候處罰。這二百軍棍的刑罰，對這老年人，就是要他死。

包

韋斯弗倫將軍！

蘇

葉哥金在看守糧食庫的時候，離開了他的崗位。可是他爲什麼離開的呢？爲了捕捉一個傳送砲台情報給我們的土耳其兵。

章

我要親自審問這件事，大人！

蘇

士兵們並沒有失掉士氣。想使他們士氣沮喪的倒是我們。不錯，士兵們疲勞了。但是那是因爲開

着，就着，所以他們疲勞的。

包 好好，我們承認你這話，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但是你還必須考慮一下政治情況呀。你自己很明白，將軍。正因為我們和瑞典簽訂了停戰協定，所以英國和普魯士在開始威脅我們。

蘇 啊，真對，大人。

包 而在歐洲，波蘭人也被煽動起來反抗了。

蘇 這也對，格里高里·亞力山特羅維奇！

（庫士若夫想插話，蘇沃羅夫止之）

包 假使我們襲擊伊茲曼爾而失敗，——願上帝被我們，那末他們——英國人，普魯士人，波蘭人，就會從各方面來進攻我們……

蘇 很對，格里高里·亞力山特羅維奇，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們必須佔領伊茲曼爾！這就可以一擊而使他們驚服。這是我們對祖國的義務。

（土德里平與佛格爾上，從人羣中擠入舞廳。瞥見蘇沃羅夫，佛格爾留在舞廳，不敢前來。土德里平則躡手躡足地，走入會客室來）

包 不，不，……我不是說這個……根據軍事科學，襲擊的隊伍，必須比敵人兵力大一倍，但現在我們的敵人却比我們多一倍。所以這怎麼能襲擊呢？

蘇 這不是停頓着，閒着玩大拇指頭的事。戰爭的勝敗不決定勝於人數，而決定於戰術。

包 軍事歷史上尚無前例。

庫 什麼事情都必須有第一次。

包 但是，好上帝……讓我們問問一位戰略家，讓我們問問韋斯弗命：你覺得怎麼樣，將軍，我們可以進攻伊茲曼爾嗎？

韋 (停了一會) 蘇沃羅夫將軍提出了幾個非常有興味的論爭。如其蘇沃羅夫將軍擔當得起這戰役的責任的話，那末我說伊茲曼爾可以……而且必須進攻。

(大家愕然。土德里平走前。靜默)

包 唔……韋斯弗命……怎麼，我想不到……

庫 (旁語蘇沃羅夫) 我不再……

沙 親王大人！如其蘇沃羅夫進攻伊茲曼爾——打勝了算你的，打敗了——這失敗算他的。

(將領們騷動)

庫 伊茲曼爾必須襲擊的。

將領們 對！

伊茲曼爾必須襲擊！

包 注意，先生們……我料想不到……會議早決定了。勝利是好的……但是失敗……打敗仗……(他孤獨地望望將領) 唔……唔……(他的眼睛落到羅登貝克身上) 羅中校，你看怎麼樣？

羅 (口吃地) 大人，米婁瓦女神等着呢……她凍得發抖呢。

包 米婁瓦……丟人……，羅中校！我們在這兒討論國家大事，而你……

：喂，先生們，怎麼辦……我委決不下。

蘇 我負完全責任，大人！

包 你沒有過分估計我們自己的力量嗎，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不要讓雄心掩蓋了理性的聲音。

蘇 大人！雄心在軍人是一種美德。而俄羅斯軍人的雄心祇是爲我們的女皇和我們的祖國增添榮譽。

包 很好。也許是這樣，但是你，你是否絕對相信是這樣呢？

蘇 絕對相信。

包 注意，我不能給你最後的批准。你必須看看實際情形。假如你仍然堅持你的主張，那想你去攻打伊茲曼爾！讓上帝當你的審判者吧！

蘇 你祝福我，格里高里，亞力山特羅維奇！

包 來，諸位，讓我們發命令。（走至書室，衆將隨之）

（口吃地語庫土若夫）很聰明的決定。但是，看上帝的面，現在不要爭吵了。

（傳來一闕波蘭慢舞曲。舞廳內已開始跳舞）

土 （趨追蘇沃羅夫）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親愛的朋友……是我，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是土德

里平（提蘇沃羅夫之袖）

蘇 你要什麼？

土 我想請求你，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什麼？

土 我現在是一個退伍的軍人了，你很慈悲……

蘇 請你直截了當的說。

土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有一個姪子。也許你聽見說起過……密夏·佛格爾。是對你的軍事天才崇拜的人。

蘇 怎麼樣？

土 密夏是一個學者……他的夙願，是想替一個偉大的軍人記載生活，傳之後世……

蘇 但是你究竟希望什麼？

土 請你用他做一個秘書，或者……

蘇 你的姪子？當我的秘書？上帝不允許的。（很快地劃了一個十字，進入內室去了）

王 啊，豈有此理！

（佛格爾和索菲亞同上，見土德里平，即離索菲亞趨至土前）

佛 他不理我們！

土 不要緊……

佛 但這是多麼羞恥……

（土德里平的假作鎮靜之態已消失，語帶奮激）

土 當你在追求一樣東西的時候，就無所謂羞恥，密奇爾！

索 （走近佛格爾）密奇爾，你叫我來和你跳舞的呀……

(庫士若夫與韋斯弗命自書室出)

庫 所以十個將軍，總究可以說服一個聰明人的！

蘇 (自書室出，捲起命令，語庫士若夫) 親王大人實在還沒有改變他的意見。朋友，他們馬上就出發伊茲曼爾。

士 (趨至韋斯弗命前) 他不肯用密奇爾。

韋 (走近蘇沃羅夫前) 作家佛格爾想鑿金棚，爾姆尼克，福山等地的征服者作傳記……

蘇 他的記憶力倒不壞，我看……

(士德里平拉着佛格爾至蘇沃羅夫前)

士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這是佛格爾，我的燈子。

蘇 一隻美麗的小鳥兒，真是的！一隻鸚哥，天呀，一隻鸚哥兒！喂，你頭上那個毛刷是幹什麼的？

韋 那是巴黎理髮匠發明的一種頭髮的裝飾。

蘇 漂亮！那可以用來刷牆上的土！

(索菲亞欲行)

士 索菲亞，我的寶貝，你別走開呀！

(蘇沃羅夫也注視着索菲亞)

蘇 索菲烏希嘉，……你要上那兒去，孩子，你看這怪物。這理彼得盤的廢物，你覺得他怎麼樣？

索 亞力山人·伐西里奇，……佛格爾男爵是我的未婚夫！

蘇 你的未婚夫！（呆了一刻）唔，唔，這是老鴛子造下的大錯，唔，唔，唔。真尷尬。（他不禁大笑）噢，噢，要是我的娜奎夏也給我弄了這樣一個怪物，那怎麼辦？……（語索菲亞）原諒我，親愛的（語佛格爾）你有一個好妻子了。

章 一對璧人！……請你把這一伙子帶去吧，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他有一種良好的品格呢。

蘇 很好，韋斯弗命，我照你的意思做。以德報德，我感謝今夜的幫助。（語索菲亞）我把你的未婚夫帶走好嗎？我要你說一句，孩子……

索 這是完全想不到的……這真使我快活極了。

蘇 那末就這麼辦。……不過，你得把你的假髮去掉，小伙子。不然大兵們會笑你的。我看，我看，你有馬嗎？我們給你一頭馬。一點鐘之內出發。（很快地走出室去）

佛 什麼？一點鐘之內！

士 好好的去吧，密奇爾！

索 你要去作戰了……你是個英雄了……我多麼快活，多麼為你高興……（以手挽佛格爾之臂）

佛 （受寵若驚）是的，是的。我常常夢想着做一個英雄……（同索菲亞下）

士 （捉韋斯弗命之臂，拉至一旁）弗力特力奇！你瘋了！爲什麼你贊助蘇沃羅夫的意見？別耽心，（稍停）伊茲曼爾是襲擊不下來的。讓他去碰他的頭好了！

第三場 伊茲曼爾之夜

登場人物：

格里希嘉

佛格爾

杜巴索夫

史丹潘尼達

辛奈爾尼可夫

蘇沃羅夫

沙姆索諾夫

庫士若夫

嘉里努希金

軍官丁

士兵戊

葛維希可夫



## 羅登貝克

透過灰白色的朝霧，看到焰火之光。俄羅斯兵在伊茲曼爾砲台的外圍宿營。在台的前部，隱約看到蘇沃羅夫的營舍的輪廓。近處的一個丘崗上，有着大砲的剪影。遠處傳來斷續而隱約的槍砲聲。士兵們安閒地圍着火坐着。他們唱着一隻悲涼的俄國歌。普洛霍·杜巴索夫和格里希嘉也雜坐在其中，圍着蘇沃羅夫帳外的一堆火坐着。佛格爾也在。他拿着一個望遠鏡，探望遠處。在另一堆火前，圍坐着的，是老兵卒奈爾尼可夫，葛羅希可夫和一個紅臉的好酒的兵嘉里努希金。突然間一聲響亮的砲聲，佛格爾大為震驚。

格 (語佛格爾) 砲……

佛 是，是，我知道。

格 (語佛格爾) 官長，我們隊伍裏有一個兵，他的名字叫古斯特力克。他的身材正和你一般兒高。喂，官長，說來你不信，他第一次上火線，就讓砲給打中了。

佛 你扯謊，小子。

格 不，這是千真萬確的。

(佛格爾下)

杜 (語格里希嘉) 你幹麼嚇唬他？

格 他要是個膽小鬼，就讓他回家吧。

(一個兵笑了。遠遠有史丹潘尼達的聲音：「一便士兩個，一便士兩個，新烤的甜麵包……真好

吃。新鮮的麵餅，誰要買？」趁著遠處火光，看見史丹潘尼達走近來了。士兵們圍著她，買她的餅子。

史 新鮮的甜麵餅，甜麵包，一便士兩個，好便宜；買呀，買呀，不要空手走過呀！

辛 （轉身與坐在旁邊一堆火前的格里希嘉）害怕嗎，你說。我是一個老兵，扛着槍桿子快二十年了，可是每打一回火仗我總要穿上一件乾淨襪衣，祈禱上帝，讓子彈打我身邊飛過去。叫刺刀不上我的身。人總是不願意死的，怕死的念頭我們誰都很強的。

（史丹潘尼達走至杜巴索夫前，將籃子放在地上）

史 你問過他沒有？他說什麼？

杜 這幾天你不能和他談。他嘴裏說的就是：「第一我們先佔領伊茲曼爾，然後再談婚事。但是我究竟什麼時候攻打伊茲曼爾呢？現在他就把這件事來教育士兵。喂，給個餅吃！」（取一餅）

史 我給你帶了點克伐斯酒來，普洛盛卡（斟酒於杯中）

杜 噢，要有伏特加就好了，（又響起一聲大砲，回聲震烈）噢，又幹上了。

（營舍的蓋門推開了，蘇沃羅夫走了出來。他穿着士兵的服裝。他的背後跟着將領和軍官們。其中有庫土若夫和沙姆索諾夫）

蘇 停止一切射擊。停止發砲。傳令給砲兵。（一個軍官敬禮退去。蘇沃羅夫的出現，震動了坐落樓火的兵士）軍事的部署是很明白的，而且必須每個士兵都明瞭，每個士兵必須明瞭他的動作。在鷄鳴的時候，我們開始動作，（緊握沙姆索諾夫的手）願上帝保佑你，沙姆索諾夫；你要小

心，不要昏頭昏腦。你太不細心，莽撞不是勇敢。不必要的犧牲不是光榮。

沙 唔，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命運是一只雛鷄。

蘇 也許是的，但是，你不要變成一只雄鷄了！

（沙姆索諾夫下）

蘇 （追喚之）小心！不要大意。

格 （慢慢的站了起來，有着一種沮喪之色）再見，朋友，鼓響了。（追出）

士兵 （追喊格里希嘉）要是你害怕，你就回家去。

蘇 （與庫士若夫作別）願你好運氣，米海爾。勇敢點。你的披肩太輕了，該去換一件重些的。

庫 伊茲曼爾見，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願上帝保佑你們，朋友們，該走了。

（將領們軍官們俱下）

蘇 （語庫士若夫）等一等，米海爾。伊拉里奧諾維奇！我派你為要塞司令。

庫 我不懂，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伊茲曼爾要塞司令。我們不是馬上就要進入伊茲曼爾了嗎？假如這戰役失敗，那末蘇沃羅夫就得

葬身砲台之下！而庫士若夫就得陪着他。

庫 這是一個光榮的任務，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謝謝你。伊茲曼爾是我們的。你的調度充分證明

這一點。你親臨指揮，就等於把我們的力量增加了三倍。每個兵都覺得他自己有了創造奇蹟的

力量……

蘇 廢話，米海爾……

（佛格爾上，他見了蘇沃羅夫，急趨至其前）

佛 請原諒，亞力山大。伐西里奇，這並非爲了好奇心……這是爲了歷史記載……

蘇 你要什麼？

佛 從各種現象看來，我們一定要擊襲伊茲曼爾了。但是親王殿下今天早上派了一個人來，命令我

們不要冒險進攻，除非我們確信能够勝利……

蘇 我們確信，而且我們已經冒險了。

佛 （旁白）機會來了！多可怕……（下）

蘇 （語庫土若夫）去吧，上帝保佑你！（握其手而搖之，擁抱他，吻他）

（庫土若夫下）

辛 緊急關頭，我說，真是緊急關頭……一會兒進，一會兒退，一會兒往後，一會兒往前，真像一個

怕羞的女人……我長到這麼大歲數，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高里努希金（以下簡稱高） 但是攻擊敵人是一件危險的事，老兄，很容易送命的，你知道。

辛 你要是怕死，你就難活。

高 可是，祈禱上帝，讓刺刀不上你的身，不也是你嗎？

辛 莫明其妙的死，是傻事。這對年輕小伙子，也是一樣的，可是聰明的人就不能死。有不少事兒等

着我們去做呢。不過要是一件大事已經完成了——那自然又當別論了。死是不能阻止我們的。往前進。不要儘把眼睛望着敵人的子彈。

蘇 (走近衆兵士) 說得對，好朋友！說得好。死是不能阻止我們的……坐下，孩子們，坐下……是的，辛奈爾尼可夫，你說得對。但是你還是得把眼睛望着敵人的子彈。子彈是盲目的，牠們不知道自己會往那兒飛。得我們去招扶牠。

嘉 (站起) 我叫嘉里努希金，大帥。

蘇 (溫和地) 噢，是的，嘉里努希金。你的伙伴呢？那個紅腦袋的……奈格尼夫呢？

嘉 奧格尼夫……打死了，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啊……打死了……上帝安慰他的靈魂吧。(劃十字)

(史丹潘尼提著籃子走近蘇沃羅夫)

史 吃幾個吧，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油炸肉餅嗎？

史 今天是麵餅甜麵包。

蘇 (嚐了一個甜麵包) 有點酸。你不該拿這些東西來賣。……

史 酸嗎？怎麼，多甜多甜的。人家買我的酸麵包去當結婚酒席……笑話，我的甜麵包……

蘇 噓，你這女人！別吵人。

(包丹金親王派來了一位軍官(丁)上)

軍官丁（語蘇沃羅夫）哦，朋友，別和這婊子吵了，告訴我，你們的總司令在那兒。

蘇 啊，這一定是找我的……我打賭，這一定是親王派來的！是叫我打伊茲曼爾的命令？

軍官丁 怎麼這樣沒禮貌！住嘴，這傢伙！快帶我到你們總司令那裏去！蘇沃羅夫將軍在那兒！

蘇 鬼知道！大概是喝醉了。你到樹底下或是別的地方去找他……

軍官丁 惡棍，混蛋！我爲教訓你！（舉手欲打蘇沃羅夫）

（蘇沃羅夫躍至一旁，史丹潘尼達走至二人間勸解）

史 住手，先生！別暴跳……你不認識……

蘇（喝阻之）你別多嘴，你還是帶這位官長去找蘇沃羅夫將軍去。

史 去找蘇沃羅夫將軍？上那兒去找？

蘇 他在砲台陣地那邊。大約離這兒有三里地。

史（猶疑了一下）好，我帶他到三里以外去。

蘇 對，你真好。

史 那兒走，先生。（二人下，靜默）

蘇（語杜巴索夫）好娘們兒，普落霍！可以信託的女人。你該和他結婚，真的，你必須娶她。（語

衆兵）現在，孩子們，我們立刻要給敵人一個驚人的打擊……我們要在主人們還沒有夢想到的時候，我們客人就坐掉了！

嘉 大帥，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什麼事？嘉里努希金。

嘉 當一個軍隊出發襲擊一座要塞時，通常總是集中主要的一點來攻擊的……可是我們，却要分散開各方面來進攻……

蘇 你說的對，嘉里努希金。我們準備從各方面發動進攻。土耳其人不知道該先抵擋那一面，……而我們知道他們的薄弱之點。我們有一個兵，捉到了一個土耳其兵，我親自審問了他。伊茲曼爾要塞有一個弱點所在，那就是在多腦河邊上。土耳其人在那點上毫無戒備，而我們就猛烈攻擊那一點，不等他們喊出聲來，我們就可以打到他們的頭上。我們要從各個門湧進去，從各方面衝進去。

辛 不過你聽，那是多麼堅固的要塞，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溝是這樣的深，壁壘是那麼高……

高 連青蛙都跳不過那牆去呢！

蘇 你說什麼？青蛙都跳不過去嗎？

高 那是我們那兒的鄉下人這樣說的。

蘇 青蛙跳不過去……很好，那很好。（蘇沃羅夫走入火堆之間去了。他走開之後，兵士們站了起來，對他喝采。他爬到高丘頂上，站在那裏，火堆和火把的光照耀着他。大家都靜了）

蘇 你們，孩子們，勇敢而榮譽的伙伴，我的同志！（兵士們同聲回答：恭賀你，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孩子們，你們想一想你們的老長官的從前的事吧！你們中間，誰曾經在去年眼睜我在爾姆尼克河上作過戰的？（稍停。然後一片聲音，同時回答：「我們跟着你呢。」）「我們打過土耳其

人。「我們在蘭姆尼克河上作過戰。」好，英雄們！好弟兄們！你們中間誰曾經跟着我，在古茲路特打敗過蘭沙克蘇丹？誰在罕蘇瓦立過戰功？誰佔領了堅不可拔的土土卡拉？（對蘇沃羅夫的問題，一羣兵士回答：「我們在古茲路特打過仗！」）「我們在罕蘇瓦打過！」）「我們佔領了土土卡拉！」……及至蘇沃羅夫提及的事件愈悠遠，回答的聲音就漸漸小了。還有，誰曾經在十九年前幫着我給波蘭王以迎頭痛擊的？（祇有幾個人回答：「我們幫，你呢。」）「我們給了他一個迎頭痛擊。」）現在告訴我，誰又曾經跟着我，在三十年前擊敗那所回無敵的弗特力克大帝？（祇有一二個人的聲音回答：「我們擊敗了弗特力克大帝。」）而誰又曾經佔領過普魯士的京城？誰又會跟我一塊兒在柏林？（這時候，祇有一個人回答：「我跟着你一塊兒在柏林，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恭喜你，我的老戰友！你叫什麼名字？

聲音 伊凡·葉哥金，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你真光輝，真榮譽，伊凡·葉哥金！三十年來，你保衛着你的祖國！真是偉大的榮譽！你們人家都是勇敢而堅強的戰士！今天以前，你們已經完成過許多的奇蹟，而現在，你們將要超越你們的過去的功勳。（稍停）喂！孩子們，我一生從沒有說過謊，現在我的頭髮都白了，我決不會不誠實。我向親王說過，我要佔領伊茲曼爾，我們就要佔領，就必定佔領！現在如其我們從伊茲曼爾退却，那就是叫英國人來追擊我們，波蘭人也會騷動起來，而普魯士人也要抽一條腿來打我們。我們佔領了伊茲曼爾，那就以一擊而使他們屈服。（稍停）但是，朋友們，我們得啃一個硬果子，這果子真硬。我已經從各方面去考察過那要塞了。那確是一個堅固無比的建築。壕溝是那末



深，壁壘是那樣高。連一個青蛙都跳不過去……（伊茲曼爾砲台的巨大的輪廊，於曠微的晨光中顯現出來）一座堅不可拔的要塞！一座石城！一座壘堡！不可佔領！但是我們一樣要佔領牠。現在我們的砲不響了。敵人不防備我們。他們正在那兒跳舞，在那兒遊戲。我們要以山崩地裂之勢，衝到他們的面前，從山頂，從樹林，從池塘，從沼澤。我們披荊，斬棘，填坑，架橋，跑快，快跑，跳過懸崖絕壁！甩出爬城鉤！大隊！前進！爬上城牆！爬上壘堡！打開大門，讓騎兵進去！我們進城了！我們不要侵犯和平的百姓！戰爭並不對付小孩和女人的……敵人跑了！我們要把自己的槍倒轉來打他自己！騎兵們，揮動你們的長刀，把敵人從每個角落裏趕出去！敵人投降了，寬恕他！勝利是我們的！烏啦！烏啦！（兵士們接着狂呼。蘇沃羅夫從高丘上下來）好，孩子們，鴉叫的時候，我們開始動作！（當他走入營舍時，他看到了佛爾格）勇敢點，秘書先生，不要這樣垂頭喪氣……

（羅登貝克上，後隨二副官）

（口吃的）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將軍！

佛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羅登貝克在營舍門前提住了蘇沃羅夫）

羅 （口吃的）親王有令……

蘇 這是今天的第三次使者。我深深地感到榮幸。（取信置衣袋中）好，我到了伊茲曼爾再看。

羅 （口吃的）不能！親王在大發脾氣！他已經命令過……他不准襲擊伊茲曼爾！

蘇 這是胡說！

羅 你看命令，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搗去火印，略一閱覽) 是的，你的話對，親王叫我們不要攻打伊茲曼爾。他說我們必須退却。

羅 (口吃地) 是的，我們必得退却！

蘇 我的一切氣力都白費了。太遲了。我一定不違抗命令……

羅 你說的對。違抗是不可能的。

蘇 我想哭……

佛 我也要爲你哭，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啊，多麼不幸的事……這真够叫人像鷄一樣的啼叫的！(他突然跑前去，學鷄叫)

(羅登貝克、佛格爾追上)

羅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你怎麼咯？

蘇 這是痛苦，我的朋友，我在痛苦地叫喚。(他又學鷄叫。而遠處什麼地方的第一聲晨鷄回應他

了。接着，羣鷄齊鳴)

蘇 (高聲大呼) 孩子們，鷄叫了！

(一陣響亮的鼓聲。頃刻之間，多處的營幕都開了騾動。士兵們從快要熄滅的火堆旁爬了起來，整隊，輕快的向着清晰地顯現在珠一般的晨露中伊茲曼爾要塞前進)

羅 (口吃地) 違抗命令！(追趕隊伍) 停止！停止！(奔回來問蘇沃羅夫) 他們到那兒去了？

蘇 怎麼，去襲擊伊茲曼爾！

羅 可是叫我怎麼答覆親王殿下？

蘇 告訴他，伊茲曼爾已經佔領了！（隨衆兵下）（遠遠唱起了嘹亮雄壯的進行曲）

——幕下——

## 第四場 皇恩

登場人物：

羅登貝克

佛格爾

索菲亞

妮里度娃

哥泰索夫

保羅一世

蘇沃羅夫

冬宮中俄皇保羅的接待室。牆上掛着弗特力克大帝像，就是序幕中柏林市長卡蓋生家所掛的那一張。窗外是灰色的天。一個暗淡的聖彼得堡的早晨。室內幽黯而蒼涼。索菲亞和妮里度娃斜倚在椅中，佛格爾站在她們旁邊。羅登貝克跑入。他和佛格爾一樣的穿着一身德國式的軍服。

羅

(依然口吃地) 大元帥還沒有到？皇上檢閱完畢，馬上就要回來了。

佛 參加接見典禮的人，通知的是十二鐘點到，愛麥虞爾·伊凡諾維奇！

羅 皇上非常殷切的盼望這次接見。他已經開起過三次了。

佛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是從來不遲到的。

索 (語妮里度娃) 他今天早上一定會嘉獎他的戰功的！

妮里度娃 (以下簡稱妮) 皇上一定會嘉獎他的戰功的！

佛 這正是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所需要的！可恨的不公平的事，接二連三的加在他身上……我會把這些記錄到我的傳記上去的。伊茲曼爾已經佔領了……(誦讀他的傳記)「伊茲曼爾的勝利的巨雷，使全世界震驚。」

索 (語妮) 密奇爾還會寫詩呢。讀起來真好聽，不是嗎？

佛 (興奮了) 伊茲曼爾佔領了……這是一個不能相信的勝利，但是那偉大的軍人……那偉大的軍事領袖，却被放逐到……北方……去建築要塞！

「但是，啊！戰神的驕子，遭遇了命運的催殘。他望着砲台，等待救助。」

索 (語妮) 密奇爾把這些都寫上去了。

妮 好，好極了！

佛 我要把我們聖明的陛下所說的寶貴的話，用詩記下來。包丹金親王給了女皇以一種毒害的影響……上帝讓她的靈魂安息了！

索 陰謀……嫉妬……包丹金只會在女皇耳邊挑唆，而……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却失蹤了！噢，真叫

我要痛哭……

羅 (口吃地) 你愛信不信，我也掉過淚的。

妮 但是公理畢竟會戰勝的。我們的陛下，很聽愛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佛 那是真的！這在我的傳記裏，將成爲最好、最光輝的一章！

羅 他會得到好報的！

妮 大元帥該得到最高榮譽的！他打了勝仗。

(正當其時，蘇沃羅夫出現在室之遼遠的一隅，未爲室內人所見)

羅 他是天之驕子。

佛 命運的愛人。

蘇 (走近，笑着) 好運氣，是的，一天的好運，一年的好運。可是人也變得有點兒智慧的，我的好

佛格爾。(語妮) 我的敬愛的葉卡德麗娜·伊凡諾娜太太。

(妮站起，向蘇沃羅夫爲禮，蘇吻索菲亞)

佛 (躬身，立正) 但是……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你誤會我……

(羅登貝克向蘇沃羅夫鞠躬，然後驚訝而又恐懼地凝望着他)

蘇 (語羅) 什麼事？

(某處有時鐘鳴聲)

羅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必須喚起你的注意，你不顧皇上的勅令，犯了一件可怕的、可怕

蘇 這人在說什麼？

（當鐘鳴十一時，舞台後部通保羅內宮的門開啓了，哥泰索夫上，他穿着一套緊身的普魯士軍裝）

哥 皇上駕到。

羅 （口吃地私語佛格爾）蘇沃羅夫還穿着卡德琳女皇時候的制服！可怕！可怕！

（門被推開，矮小，急躁而神經質的俄皇保羅上。一切人都深深地鞠躬，蘇沃羅夫也低下了頭。

保羅不看任何人，一經跑至蘇沃羅夫面前，擁抱他）

保 噢，我的朋友！（從頭腳地打量蘇沃羅夫）我很高興，真高興見到你。……

羅 （語佛格爾）可可是，這真是怪事！他沒有注意那身制服！

（保羅以目示意，哥泰索夫，羅登貝克，妮里度娃，索菲亞和佛格爾俱上）

保 （稍停）是的，亞力山大·伐西里奇！這是俄國歷史上可紀念的日子。偉大的改革和巨大的艱難擺在我們面前，你要做我的最高貴的顧問。先生，我重視你，重視你的天才，你的勇敢善戰，而尤其是你的坦白，和忠實！在我身邊的都是些諛媚、欺君的人。我渴望有一位顧問，有一位我可以依賴；可以向他訴說我的衷腸的人……我要和你做一個平等的同事一樣的談話。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讓我們一同合作，建立起一支俄國的新軍！

陛下，我把我的心力，全部供獻給我的元首，和我的國家。

保 現在你告訴我……老實實一本天良地告訴我……當我的母親，女皇陛下當朝的時候，我們的軍隊，是不是有很多弱點和缺點？

蘇 是的，真有的。

保 參謀部弱化了……

蘇 是。

保 疏忽……廢收……

蘇 確實是。

保 作戰的隊伍時常沒有給養？

蘇 確實是。

保 這一切都必須改革，根本剷除。

蘇 確實是的，陛下。老臣終日終夜等待有這樣的一天，能讓我向陛下訴說我的愚忱，而且獲得聖主的明鑒。

保 (拉着蘇沃羅夫的手)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知道你會為俄國盡忠盡瘁。我的母親，女皇陛下，並沒有賞獎你的功勳，這我也知道。包丹金的一切陰謀，嫉妬，偏私，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我要把時母親所播下的種子，一律剷除。我要肅清包丹金的傾向，我必須得到人民的擁護，必須信任人民……這就是我所以召見你的原因，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要用你的光輝來啓發我的努力！(遠處傳來一陣鼓聲)



保

（趨步至窗前）來，大元帥！看！這不是一派很雄壯的景象？（蘇沃羅夫走至窗前）他們的步伐多雄壯！行動多精確！隊形多整齊！羅文史丹將軍在右邊那一隊裏……卓越的事業……波里奧勃拉森斯基部隊從來沒有過這個樣子……嘿，嘉奈皮奇……又一位好將軍……瞧，瞧，林德納將軍和他的隊伍來了……肩並着肩……瞧他們的步子多整齊！瞧，伊森將軍在那邊，他的背袋是歐德爾！（拍着手）左轉，右轉，左右轉！一派令人興奮的景象，不是嗎？

蘇

（深思地）羅文史丹，嘉奈皮奇，林德納，伊森，歐德爾，真是好一大羣新的俄羅斯將軍。可惜士德里平死了，不然他會高興得發狂呢。祇是還缺少了韋斯申命。

保

爲什麼會缺他呢？喏，他在那兒。他是一位將軍。我對他無可諍議。他雖然是我母親的老臣，可是他已經全心接受我的一切改革了。

蘇

（離開窗子）陛下！你要求過我完全坦白……

保

絕對坦白。說你心裏的話，元帥。

據我想，軍隊的存在不是爲了檢閱，而是爲了保衛國家……（保羅漸漸靜默了）陛下！請聽取一位老臣的忠告！回想，我在少年時代，參加普魯士戰爭的時候，我認識了這件事，那就是我們的軍隊的力量，不在於它的步伐的整齊，也不在於漂亮的隊形。我們有一種偉大的力量，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那就是我們是俄羅斯兵，勇敢，不怕死，機警——這些是俄羅斯戰士的真正的美德。對待士兵，必須教他們理解，而不是在操場上走來走去，不是叫他們穿着好看的制服！

保 請說下去，先生……我真高興聽你這樣忠實的意見……

蘇 (興奮地) 我見到傳天而不可敵的俄羅斯軍隊，在精神上，意志上，都緊緊地和它們的元首團結着……當然，這樣之後，它可能有敵人，但是永遠不會有敵手。我願意活着看到這樣的一天！

保 說下去，說下去……這對我真是一新聞……這和大戰略家弗特力克大帝所說的不同……

蘇 然而，陛下，大戰略家弗特力克大帝打了許多敗仗，而我可從沒有失敗過。那末我們為什麼要向他學習呢？要尋求勝利的方法，我們可以找到更好的榜樣……從俄國和俄國古代的歷史上。

保 (驕傲地) 但是，先生，據我的愚見，我總以為普魯士的軍隊是全世界最好的軍隊。

蘇 陛下，我請求你聽從老臣的忠告。我們，俄羅斯屢次擊敗了德國的戰略家，我們沒什麼可以向他們學習的。

保 沒有可學習的！……哈！好，好！那末你是不滿意我的改革！也不滿意新的軍紀！

蘇 我不是欺君之輩，陛下，我說的都是心上的話。

保 (勃然大怒，衝至蘇沃羅夫前) 好大膽的傢伙！這就是你的目的，先生！你的志向真高！啊哈，現在我都明白了！你，你，我們以為會第一個實行我的意志的人，——你，現在我們明白了，你簡直反對我的意志。

蘇 我所說的，是一本天良，陛下，你命令我坦白地說的。(保羅怒極色變，氣急敗壞，雙手握拳)

保羅——暴徒！我要把你們這些人統統趕出去。（指蘇沃羅戈衣箱）這就是你，……你所以拒絕穿新制服，制服！重大的侮辱！你拒絕我的改革！我看透了！住嘴！我是皇帝！——我是你的統治者！——我是上帝指派的！——我！——我！——我（大聲咆哮）哥泰索夫！派一個裁縫到他家裏去，給他做一套新制服！

蘇 但是這是偉大的恩典，陛下！我的女兒不懂得普魯士制服的式樣。而我也懂得不多——因為我所看到的普魯士制服，多半是敗退的普魯士人的背。……

保 啊，你開玩笑，你！不要以為我脾氣太好，先生。這不是普魯士制服，從今以後這是俄羅斯軍隊的制服了。知道嗎？

蘇 一切都知道了，陛下，像白天一樣的明白了。這些制服從前是普魯士人的，現在是俄羅斯人的了。

（保羅狂怒地跑去）

保 香粉！指環！髮辮，這一切都得帶，都得用！

蘇（發怒）陛下！香粉不是槍，指環不是砲，髮辮不是劍，而我不是德國人，我是一個俄國人，激頭撒尾的俄國人！

（保羅憤怒的幾乎要把自己去撞擊蘇沃羅夫，他極端的暴怒，舉起他的拳頭突然奔至門前，用力推開了門。當門大開的時候，在門縫裏偷聽的哥泰索夫和羅登貝克聽退。在內宮中，有妮里度娃，索菲亞和佛格爾。保羅衝進宮內，目不視人）

保羅的聲音（粗暴地）哥泰索夫！

（哥泰夫在保羅呼聲中下）

羅（口吃地）真是暴徒！（趨出）

妮 忘恩負義的傢伙！

佛 可恥，可恥，先生！啊，叫我怎麼辦呢？你把我傳記中最好的一章給糟蹋了。

蘇（語索菲亞）我希望你有一個更好的丈夫，婁菲烏希嘉……

妮 來，索菲亞！

（索菲亞躊躇了一下）

索 天啊，你自己活該，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密奇爾是對的。

（妮里度娃拉着索菲亞的手，她們正預備走時，哥泰索夫上，後隨羅登貝克）

哥 率聖旨，大元帥蘇沃羅夫勒令退伍，褫奪制服和職位。永遠驅逐在故鄉康張斯柯盧村，不准擅

離，派羅登貝克將軍監視。

妮 倔強和違抗的應有的結果！

（妮里度娃，索菲亞和佛格爾俱下）

羅 應有的結果……

哥 皇上的恩典，准許你二十四小時準備行裝，先生。（傲然地走出）

蘇 陛下太仁慈了。一個兵兵無須這麼長時間準備的。預備車，我立刻就走！（下）

羅

(追出，口吃地) 可是我怎麼辦，我還一點都沒有準備呢……

——幕下——

## 第五場 放逐

登場人物：

蘇沃羅夫

史丹潘尼達

杜巴索夫

尼古拉威夫

佛格爾

衛兵

康張斯柯亞村，蘇沃羅夫的居室。白木牆，矮頂，最簡陋的陳設。架子上堆滿了皮面子的書籍。兩隻烏龜從屋頂上掛下來。黃昏時分。點着蠟。外面正刮着大風雪。蘇沃羅夫穿着睡衣，拖着拖鞋，坐在爐邊。他的頭往後仰着，眼眯着，顯出打瞌睡的樣子。他的膝上，擺着一本書。一切都寂靜。一會後，隣室中有人唱起一支纏綿哀怨的歌。那是史丹潘尼達。蘇沃羅夫睜開了眼，站起來，走過去，走到一隻烏龜前。他吃力地爬登一隻椅子，望着籠內，發現裝烏龜的小碗空了。

蘇 史丹潘尼達！史丹潘尼度希嘉！來呀！（史丹潘尼達上）彼得·哥茲米支把粟麥子全吃光了，瑪亞·伊凡諾芙娜晚飯後有東西吃了。

史 等一等，讓我去拿點來。（下）

蘇 要能自由，就好了。（走至爐邊，坐下）等太陽出來，積雪溶化的時候，我要打開籠子，放他們

出去！（凝望着爐火）啊，什麼勝利，什麼戰爭！（拿起書本，翻閱，翻到某一頁默讀了一會）

好！你的筆是有力量的，米海爾·伐西里維奇！（高聲誦讀）

「大膽的佛特力克，你被逐出了自己的國境，你還能再趾高氣揚？」

也許你夢想着自己還是偉大！

普魯士人的驕傲的肩膀在逃避，

他們用背，向着我們的砲火打轉，

是戰神的命令，註定了他們跌倒，

頭顱像秋天的落葉般飛到地上。

讓普魯士人，

承認俄羅斯人的勝利，

在柏林的城門前，應和着號聲哭泣，

悲嘆他們所奉承的國王，

和被我們擊潰的他的戰士，

現在那已一無用處。」

這首詩多麼生動地叫我回想起我的青年時代……在孔納斯多夫……在柏林……（當地誦詩時，史丹潘尼連牽着一個小籃子上。他站定了聽着。蘇沃羅夫發覺她時，即轉身）你知道米海爾·羅曼諾索夫嗎？

史 他是什麼人？

蘇 一個偉大的俄國詩人。這是他的詩！好作品！

史 （嘆息）很好……（爬上一把椅子，添鳥食於籠中）但是我喜歡聽打仗和軍隊的事。我們在行軍的時候生活都有趣……

蘇 那些日子已溜過去了，史丹潘尼度希嘉。現在，我可以打的祇有池塘裏的魚。最遠的行程是從這裏到那枝白樺樹來回。或者有時候走更遠一些，去檢菌子和漿果……

（杜巴索夫上）

史 也許這樣倒好，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你現在需要和平和安靜。你究竟不像以前那樣年輕了……

蘇 （勃然怒，震然起）廢話，胡說！誰需要和平，安靜。我不要！我不要！

史 （一楞）可是你自己說過的呀……

蘇 我？我從沒有說過！給我滾開！（史丹潘尼連倉皇出，面無人色）哈……和平，安靜……我要！

杜 靜一下，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女的嘴總是撈叨的……我們還會有好日子的……我們怎麼……（停住了）



蘇 有什麼事嗎？普洛希嘉！

杜 那個人又來了。他說一定要見你。

蘇 天啊，又來了……（使勁地振作了一下）讓他進來。

史 隨你便。不過，要是我能對這件事表示些意見的話，那我看……我看……

（進來一位胖子，穿着毛皮短衣，毛氈靴，毛皮帽。這是助理牧師尼古拉威夫）

尼古拉威夫（以下簡稱尼）（放下帽子）晚安，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請原諒我撞了進來，我偶然

在這條路上散步，走過你這裏，我見你窗子裏有亮，我想，來拜訪你一下，也算是鄰居的善意……

蘇 今晚倒真是散步的好天氣……

尼 稍稍黑了一點，還有點風，那是真的……不過我祇覺得我應該來拜訪你，向你表示敬意，管牠天晴和下雨。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覺得，你一定高興見我的。

蘇 我高興得很呢。

尼 我知道是的……現在我有一點小小驚人的事件告訴你……請你讓我把外套脫掉，然後立即詳詳細細的告訴你！

（他脫去外套）

（杜巴索夫取了外套出去了）

尼 我有兩封信要給你，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一封是你女兒寫來的，另一封是魯的一個好朋友寫來

的。

蘇 拿出來！

尼 (呈上兩個信封) 鮑羅維奇夫的郵政局長，叫我把這些信當面交給你，不得耽誤。

蘇 (看看兩封信) 這封一定是我女兒寫來的。這兒寫明白的。娜泰爾雅·亞力山特羅芙娜·蘇沃羅夫寄。但是這一封……你怎麼知道這信是誰寫的呢？

尼 (咳嗽以掩其窘) 怎麼，我說過我知道誰寫的呢？……我不過瞎猜……(蘇沃羅夫不斷檢查兩封信)。

尼 (走至爐邊，拿起蘇沃羅夫的那本書) 啊，你喜歡寫作？你在讀書，我看(翻書) 啊，米海爾·羅曼諾索夫……一位好作家。

蘇 在茶炊上烤軟……把小刀子熱烤……噠，火漆都壞了。爲什麼小題大做，利用茶炊子和小刀……爲什麼不乾脆把信撕開，而要這樣做……

尼 你在說什麼，親愛的先生？

蘇 這是你的好差使，偷看人家的信。

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先生？

蘇 不要臉，助理牧師。

尼 請原諒，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已經不是助理牧師了。我現在是參事院的參事。

蘇 噢，那末你升了官了？

尼 是的。

蘇 噢，那末幹些什麼事？祈禱？

尼 （狼狽）還是做些從前的事。

蘇 一點兒也沒有新任務嗎？

（尼古拉威夫做了一個表情，假裝不懂）

蘇 （不正當的微笑）官升得倒不很大，事情可也不難做。……

尼 怎麼大人今天愛說謎字。

蘇 沒有關係，你還照這樣做下去，你將來還可以升官。

尼 好，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得走了……我不願意多打擾你。要是你允許我再來看你，我那會很喜歡的……

蘇 我不下帖子請你了，因為我知道你是無需我請的。

尼 希望有機會再來拜訪你。

蘇 你最好把眼睛睜大些——好好的監視着蘇沃羅夫。你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壞的壞蛋，是一個強盜，一個暴徒！

（尼古拉威夫已經走到門口，聽了這話後，立刻轉身）

尼 （衝到蘇沃羅夫面前，）你把人戲弄得太過份了，親愛的先生！你不接受真正的友情和善意！羅登貝克將軍沒有明白告訴你嗎，皇上的命令，退伍元帥蘇沃羅夫伯爵不許接見或訪問任何人！這

不是很明白嗎？可是你沒有到七里路以外的羅柏寧娜太太家去吃過飯嗎？唔！你沒有請她到你這裏來過嗎？你以為我不知道，沒有見嗎？我什麼都看見了，可是我決定不說什麼，我饒恕你，可是我得了什麼報應？你不要臉，先生！（走出，門嘎然關上）

（一忽兒，門又啓）

尼

（探頭入室）够了！看你還敢跑到那兒去！不許離開康斯柯亞村一步！不許接見客人！（下）

（蘇沃羅夫不答理，像一根鼓柱似的站着）

蘇

就這樣子完了嗎？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沉重地呼吸。走至窗前。就燈光拆閱信件）……  
 噢，娜泰欣嘉，我的小女兒。（先是默讀，及後高聲朗誦）「我從沒想到，親愛的父親，我會這樣的苦痛。這長時間的離別，在我的心上是太沉重了……」（嘆息。又默讀了一刻，旋又朗誦）「我遞了第二次申請書，……而我的請求又被拒絕了……」（信從他手中掉落了）他們不會讓她來看我的。噢，娜泰欣嘉，要是他們不許你來看他，那末你的父親一定是一個可怕的罪人了。（他又讀信。他的肩膀微微顫動，突然他以拳擊桌）嘿，那是傻事，你太傻了，孩子。噢，她怎麼能冒這樣大的險，不得准許她來看我呢！她會受苦的，我的小小娜泰欣嘉。這苦還不知道受到怎樣為止呢。明天我寫信給她，禁止她不得准許到這兒來。這念頭她連想都不該想。（放下這封信，又拿起另一封）我認識你的筆跡，米海爾、伊拉里奧諾維奇。你好，朋友庫士若夫（看見爐火將熄），史丹潘尼達！史丹潘尼度希嘉！加點兒炭，火快熄了。（展開信）

（史丹潘尼達上，整理爐火）

史 我不說不讓他進來嗎……你不聽我的話，現在他把大家都弄得難受。我真想扭着他的脖子把他摔下樓去。壞蛋！

蘇 (沒有理會她) 是的，米海爾·伊拉里奧諾維奇，我們兩個都背時了……你們是不喜歡我們的……巴格來與也倒霉了……你埋沒了你的天才……這是我們的過錯，朋友，在今天，諛媚比能力更值錢，奴性比功勳更有用…… (默讀信件) 拿破崙，你說……是的……他跑得太遠了……要是這樣猖獗下去，他馬上就要威脅俄國了。 (從桌上取了一個文件箱把信放入) 時代的奇蹟……

哼，誰知道祇有老蘇沃羅夫還能上馬殺賊。

史 你瞧他那副神氣，倒像是個貴族似的。那個混賬東西……

蘇 你在那兒咕嚕些什麼？

史 我說他……我再也不放他進來了！

蘇 你不放誰進來？

史 他……

(門突然開了，尼古拉威夫跳了進來。他連帽子都沒脫)

尼 現在，你可違了法，犯了錯了！我不跟你說絕對禁止的嗎？可是你不聽，你偏要那樣！現在——他們來了！你偏請了他們來，去吧，接見你的家人……

史 怎麼，你還沒有走！

蘇 你叫喚些什麼？把帽子脫掉，……你說些什麼……什麼家人！

尼 不用說，你比我更明白。你聽！（外邊雪橇的車鈴聲漸漸大）他們來了！客人！一定是你把他們請來的！這回你可騙不了我哩！

蘇 滾出去，快趁早滾，別惹起我的火來……

尼 我走。我走。（威脅地）但是我再來的時候，可就不祇我一個人了！那時候你該後悔你不該違抗命令了！（下）

（車鈴聲漸近）

蘇 真是，有人來了！會不會是娜察夏？我不信，史丹潘尼度希嘉……我的可憐的小娜察希嘉真够她受的……秘密警察會逮捕她，把她的心挖出來的！（雪車鈴聲止）拿根蠟燭來，開開門。

（史丹潘尼達手執蠟燭，跑出。聽到她在門後的叫喚「普洛霍，開門，客人來了！」）

（室內僅蘇沃羅夫一人……他不安地走來走去。在聖像前劃十字。豎起耳朵聽外面的聲音和騾動。那聲音和騾動愈來愈近了。從開着的門望到另一室去，可見普洛霍和史丹潘尼達拿着蠟燭進來。在他們背後，有一個高個子，穿一件可怕的毛皮外套，戴一頂皮帽，帽上堆滿了雪。蘇沃羅夫站了起來。他不認識這位客人，站着凝望着。當這位客人脫掉帽子，把頭從大衣裏伸出來時，蘇沃羅夫認出他是佛格爾。他走進房來，杜巴索夫和史丹潘尼達拿着蠟燭跟進來。）

佛 （趨至蘇沃羅夫前）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你！……我沒想到是你。

佛 （握手）連日連夜，我坐着郵車，在大風雪裏走，……想把這愉快日子早點帶給你。現在終

於……

蘇 真的，這是驚人的事……那末你不怕嗎？還是你已經得到准許了？

佛 (搓手)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就不管什麼准許。哼，就是給我受最可怕的刑罰，拿放逐西伯利亞來威嚇我……

蘇 啊，他們當然不會威嚇你的。

佛 ……我無論如何總得來的。

蘇 啊哈。

(普洛霍和史丹潘尼點燃起了燭台上的燭，室中大明。二人下)

佛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給你帶來一封信。

蘇 你該早說呀。

佛 (解開制服，取出信件，興奮的呈給蘇沃羅夫) 皇大元帥蘇沃羅夫！

蘇 (驚退一步) 你弄錯了，先生。

佛 不，不……這是給你的，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還不能……大元帥是指揮軍隊的，而我却隱居在山林，被監視着，監禁着。

佛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可是這信明明是寫給你這位「大元帥」的。皇上召你去……

蘇 我不去。

佛 軍隊都在等着你！士兵們，你的士兵們，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在室內來回走着，突然站定) 爲什麼他們現在需要我？

佛 還是那封信，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接信，但並不拆開) 好，你要說什麼吧？

佛 拿破崙將軍已經佔領了荷蘭……

蘇 我知道……

佛 佔領了意大利……

蘇 我知道。

佛 他已經進攻了瑞士……

蘇 這我也知道。

佛 拿破崙的成功一天天的擴大。他的勢力也在迅速的增加。要不了多久，他就要威脅我們的國家了。

蘇 (深思地) 他走得太遠了，這年輕的小子……現在該有人給他一下教訓了！

佛 能這樣做的祇有你！

蘇 口才時常是你最好的德性，佛格爾！(拆開信封，將信遞給佛格爾) 好，讓我們聽聽他們對我這樣的石頭兒說些什麼。

佛 (曖曖噏，擺出一付戲劇的姿態，用壯嚴的口吻) 最可憐的亞力山大·伐西里奇！這是調解我們過去的變遷的最好機會。上帝會饒恕一個人的罪過……



蘇 上帝會饒恕，也許……

佛 「在瀰漫歐洲的目前的情況下，爲我們自己，同時也爲維也納的宮廷着想，我們認爲我們有責任要求你出來統率我們的聯軍，所以我召喚你到聖彼得堡來，你到了聖彼得堡之後立刻出發到意大利去，那裏我們的軍隊正被包圍着。我們請求你用最快的方法來。別讓時間剝落你的榮譽的光彩，也別讓我失去見到你的快樂。」

蘇 一定的。你的快樂是第一，當然。

佛 「始終福愛你的，保羅論。」

蘇 還有什麼會比這事實更好的呢！陛下是仁慈的！……（稍停）但是……不，我不去。我不能用普魯士的方式作戰……而且，總之我不願意去。

佛 陛下說過：隨便他怎麼樣指揮都可以，由他便宜行事。

蘇 這就是勢所不得不然！我們現在可變了態度了！

佛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俄國的力量和俄國的尊嚴都是危如累卵！

蘇 （焦燥）住嘴，你這烏鴉！我難道不知道嗎！我的士兵，我的國家都需要我……（稍停）留著你的口才吧。你不是來向一個少女求婚的。

佛 那你怎麼決定呢？

蘇 還能有什麼別的决定？準備立刻動身。普洛霍！

佛 天使在爲你唱讚美歌！

(門碰然推開了，尼古拉威夫躡了進來，身後隨帶一個衛兵)

尼 他在那兒？(瞥見佛格爾)啊哈！他在這兒！(語衛兵)抓起他。

佛 (語蘇沃羅夫)這是什麼意思？

尼 現在你別以爲你的制服可以嚇唬我！我要把你送到聖彼得堡去！我要把你關在囚車裏！(語蘇沃羅夫)還有你，親愛的先生……

佛 (走至尼古拉威夫前)你同誰說話？你這狗！

尼 你罵我狗？叫你够受！

(普洛霍上，後隨史丹潘尼達)

佛 你同誰說話？混蛋！你可知道這是蘇沃羅夫大元帥！

尼 知道，知道，你們的大元帥的事我都知道。(語衛兵)把他鎖起來。(指佛格爾)

佛 滾開！

蘇 (推開佛格爾)等一等，佛格爾。別生氣。現在用不了多久時間的。(語尼古拉威夫)到這兒來，好朋友，到這兒來，別害怕……

尼 這是什麼把戲？

蘇 睜開眼睛看看這個……

(蘇沃羅夫把保羅的信遞給尼古拉威夫。他看着信，臉就發白了。他的手和腿開始發抖，臉上充

尼 儼命！

滿了驚怕的樣子，他越讀下去，身子越往下沉，當他把信讀完，他已經跪倒在地上了！

（衛兵知事不妙，先已溜出）

蘇 滾起來！（走開去！以背向尼古拉威夫）

佛 可惡！

史 請求吧，懇求吧，哀求吧，把頭碰到地板上去，你這蝦蟆！

佛 （語尼古拉威夫）滾蛋！

（尼古拉威夫畏縮地爬了起來。他全嚇呆了。史丹潘尼邁爾到他前面）

尼 不必再麻煩你老人家……（走了至門口）

史 蛇，毒蛇！毒蛇！

杜 漢，你這女人……

尼 儼命，儼……（當他被推出門後，他還在叫喚）儼命！

史 （將門轟然關上）給你點兒教訓！

蘇 （轉過身來）收拾東西，普洛霍。天明就走。

杜 到聖彼得堡去？

蘇 到聖彼得堡去，從那兒走到世界的盡頭！我們又要作戰了，普洛霍，作戰！

杜  
(欣喜欲狂) 萬歲，這才是我們本行，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萬歲！

——幕下——

## 第六場 意大利烈日下

登場人物；

蘇沃羅夫

嘉里弩希金

史丹潘尼達

辛奈爾尼可夫

士兵已

杜巴索夫

佛格爾

巴格來興將軍

奧國軍官

衆兵士

意大利。諾維鎮附近的俄羅斯軍營。一列耀眼的白帳幕，伸展到很遠。湖邊叢生的蘆草。一隻破船，船頭在水裏，船尾擱在岸上。船上坐的是佛格爾，手裏拿着一根釣竿。和他坐在一

起的，是一個奧國軍官。他們在低聲地談話。在湖邊的是蘇沃羅夫的營帳。過午的太陽，明亮地照耀在蔚藍的天空中。幕啓時，傳來一隊軍樂聲，高呼「萬歲」一聲，和騾亂聲，從一列帳幕背後，湧出一羣士兵，滿佈舞台。他們把蘇沃羅夫高高抬在肩頭。蘇沃羅夫全副武裝，繫着綬帶，但興奮得臉變白了。軍官們也和士兵們混在一起，大呼大鬧。士兵們把帽子拋到空中。士兵們把蘇沃羅夫放在他營帳前地上。

蘇 上帝祝福我的靈魂，孩子們……我不值得受這樣的看待的。（稍停）噢，我的堅強的伙伴們，是的，當我知道我的精力並沒有白費的時候，我真感動；我還祈求什麼更大的酬報，和更高的榮譽呢？這樣的事，我要一直記住，直到我死……

辛 怎麼，先生，爲什麼要說起死呢？你要活一百歲呢。

蘇 啊，啊。死了的不一定是老年人，活着的都不一定是年青人。現在我們沒有工夫想到死的問題。還有許多事要我們去做……偉大的任務在我們面前……

衆士兵 我們跟你走到世界的那一邊！我們準備着！

蘇 信任我吧，孩子們。我們在一起做過許多大事。打過許多人勝仗！拿破崙的軍隊想佔領意大利，已經想了兩年了，而我們却在兩個月之內把他們趕了出去！這是光榮！全世界都敬我們，怕我們！親愛的孩子們，（稍停）直至世界的末日，我決不拋棄你們。（稍停）

（士兵們圍緊了蘇沃羅夫）

嘉 你活着一天，我們跟你一天，老爺子……

蘇 謝謝你，嘉里哥希金。我知道你會的，你們都會的。

史 (從帳幕內出) 散開吧，孩子們。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必得休息了。他的疲數……  
一個兵 還會兒他該快樂，你看他的眼睛裏邊有憂愁……

辛 他確是累了。

(士兵紛紛散去)

史 (低聲語蘇沃羅夫) 有人要見你，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等你好一會了。

蘇 誰？

史 一個奧國人……

蘇 啊，對了……我想不到他來得這麼快……

(那奧國軍官看見蘇沃羅夫來了，他就已從船中爬出。他走近蘇沃羅夫，行禮)

蘇 請進來……(語史丹潘尼達) 告訴傳令兵，請巴格來與將軍。(蘇沃羅夫偕奧軍官入帳，杜巴索夫提木桶自帳內出)

史 (語杜巴索夫) 他們把他扛在肩膀上到處跑。今天是兵，昨天是軍官們這樣。

杜 要是天天這樣，就連走路都會忘記了。

(史丹潘尼達下，杜巴索夫走向破船)

佛 剛才他們叫喚和鬧要把魚給嚇跑了，還會兒你又出現了。

杜 你以為魚隔了水聽得見聲音？

佛 去你的。（杜巴索夫轉身欲行時，佛格爾注意到他口袋裏露出了一隻酒瓶）哈，你口袋裏有什麼？

杜 （一把抓住了瓶頸，興奮）唔，……這……

佛 啊哈！一點兒意大利酒，唔，……（掛上魚餌，復將釣竿放入水中。杜巴索夫舉步欲行）等等，普洛霍。（稍停）好，你要水可以來抓。（杜巴索夫爬入船中。佛格爾站起，讓坐）哈，他們是怎麼樣叫喚的，真是！爲什麼這樣沒有上下？當然，我並非說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不是個偉大的軍事領袖。所有這一切我都要忠實地寫到我的傳記中去的。可是，爲什麼跟小兵們混在一起！，原諒他！——我真不懂。（杜巴索夫將桶放入湖中，靜默）在我們盟邦奧大利的軍隊裏，沒有這種習慣的。

杜 他們也沒有打勝仗的習慣的。

佛 住嘴，普洛霍。他們是我們的盟軍，是我們的最好的朋友。

（那個奧國軍官正在此時從帳幕中出。他向佛格爾點頭，佛格爾揮手答禮）

杜 和這種人做朋友，還不如睡一隻眼睛睡覺。

佛 廢話，胡說，我的朋友。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杜不語）現在你承認你不是這個意思吧。多喝了一點酒吧？

杜 這不是明白的事嗎？先生，你忘記了特里比亞那一回事了。我們在特里比亞不是打了三天嗎？砲擊把我們都震聾了。比成獄還壞。你知道他們的梅拉特將軍怎麼辦？他在喝茶，就那樣兒！他喝



了二十八壺茶。整整三天之中，他的隊伍連一步都沒有前進。

佛 啊，普洛霍，朋友，多無聊的話。他不讓隊伍前進，是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前進的機會。這就是說梅拉斯將軍有別的計劃……奧大利的將軍都是有名的戰略家。他們什麼事都是預先計劃好的。他們沒有一件事沒有計劃。我說呀，這就恰恰是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不如他們的地方。

杜 不如他們？什麼？你說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不如他們？

佛 別生氣，朋友；是的。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打仗是沒有計劃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

杜 也許全世界知道這樣，可是我們知道的却不同。

佛（嘲弄他）你說「我們」所知道的又是什麼呢？普洛霍·丹尼西奇。那末你說，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他也有記錄或者計劃的嗎？

杜 也許他有。

佛 啊，普洛霍。你跟了他這麼多年，你可真蠢。

杜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時常整夜不睡的。

佛 當然，他睡不着（杜巴索夫咯咯地笑）現在，不要說謊！他的那些文件，我心裏都知道！他是沒有計劃的，我打賭！（稍停）當然也不全把他的計劃藏在靴子裏的咯！

杜 不藏在他的靴子裏，可是也許藏在他的文件箱裏。你是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的秘書，可是你什麼也不知道。

佛 你不要無禮，你這醉鬼！你不能跟這些鄉下人談話，他們全沒有頭腦的。朋友，看清你自己的地

位，記住，你在對誰說話！

杜 去到……（提起水桶，下）

佛 啊哈，這回可逮到你了。（拉起釣絲，釣上有一魚）

杜 （回來）你還在寫你的傳記嗎？

佛 是。

杜 你也寫到我嗎？

佛 有時候寫到你。

杜 那末你這樣寫，——普洛霍也許是個醉鬼，也許是個無用之徒，可是如其有人敢在他面前譏謗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例如說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不如別人等等廢話，……那末，普洛希嘉，普洛希嘉……會把那些話叫說的人吃下去！……

佛 （神色自若）我一定把這些都寫下來。普洛希嘉是個醉鬼。普洛希嘉是個無用之徒……這些不是你說的嗎？

杜 （憤憤然）我倒想教訓你一下，可是我怕嚇跑了你的魚。（下）

（巴格來興上。佛格爾從船中躍出，趨前相晤，陪伴而行）

佛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等得不耐煩了。這是個偉大的日子，可不是？歡迎你！

（揭起了帳幕上幔子）

帳幕中，蘇沃羅夫坐在桌前批閱文件，一手撐著頭。帳幕的門開啓着）

巴格來興（以下簡稱巴）你辛苦了，壓力山大。伐西里奇。但你的勝利確是無人可比的。自從凱撒大帝以來，意大利就沒有見過可以和他相比的人物。一位被他的軍隊所敬愛的軍事領袖，被士兵們高舉在肩頭，這就是你的勝利的應得的酬報！

（佛格爾已回坐船中繼續垂釣）

蘇 慢來，彼得親王，請坐。現在沒有工夫歡欣。我得了壞消息。皇上來了一道命令，要我們兩天之內進攻瑞士。

巴 什麼？不顧你的反對嗎？

蘇 他們什麼時候注意過我的反對？他們叫我們前進，聯合林姆斯基——柯沙可夫和卡爾大公的部隊。一個詳細計劃已經擬好，是我們的盟軍奧大利人計劃的。這就是！這是一件和以前一樣的曖昧而可疑的文件。

巴 （瞥視計劃書）那怎麼辦？

蘇 彼得親王，聽我說，然後你自己去想。這個計劃我認爲不能完成，而且對於俄國軍隊是有害的。馬西拿將軍不會等我們的。在我們到達目的地以前，柯沙可夫的部隊被擊潰。卡爾大公會退却，記住我的話。那樣我們就孤軍奮戰，抵抗四倍於我們的敵人。在不可逾越的山裏邊，在河流沼澤間，在一夫當關萬人莫敵的險地上。糟，彼得親王，糟。我們被送到陷坑裏了。必死無疑。

巴 俄國軍隊就這樣作爲英國將領的錯誤的犧牲品嗎？

蘇 你說是錯誤？我不信！這計劃是煞費苦心定下來的。這裏面沒有錯誤。我的意見是如此。

巴 出賣我們？

蘇 你覺得很奇怪嗎？彼得親王？你忘了我們在和誰相處？盟軍——也許，那祇是名義上而已。他們嫉妬俄國的勝利。他們使用狡計，他們本質上都是政客。他們等待蘇沃羅夫的失敗等的不耐煩了。他們不惜看士兵們血流成河。

巴 這是最無耻的叛謀！我們必須大聲疾呼；把這些事公佈到全世界去！

（天漸漸黑了。南意大利之夜，很快地來臨了）

蘇 （點上蠟燭）你還年青，彼得親王，所以你暴躁。把這些事公佈……公佈給誰，我們請問？就好像孤單地住在陰黑的森林裏，豹環圍着我們在嗥叫。

巴 那末我們辭職！馬上！不要拖延。我飛奔回聖彼得堡，親自帶着這消息回去，葬在他們的臉上！你看，他們不會接受嗎？

蘇 啊，那就有麻煩了。

巴 你以為，他們不會接受？

蘇 不，麻煩的是——他們會接受。（稍停）你還年青，彼得親王。他們祇會派一個人來代替我的職位。那就是我們軍隊的末子了，無疑的……我怎麼能放棄我的弟兄，我的光榮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今天把我扛在肩上的孩子們呢？不，我寧願死。

巴 那末沒有希望了。

蘇 我們必須動員我們一切的方法，作出一個計劃。行動迅速，嚴守機密——這是我們唯一的勝利的

機會。我們必須由最近的路線衝過去……渡過聖哥薩山隘……翻過阿爾卑斯山。出其不意地進攻我們的敵人，而且在最不防備的時間和地區裏向他們進攻。在馬西拿的背後給他一個打擊……我們的戰略必須如此。去吧，彼得親王！（吻之）你和庫士若夫——你們倆是我唯一的好幫手。要是我有什麼意外，你們就繼續指揮。（稍停）今夜別睡覺。想一下，明天來見我。

巴 你是我們的唯一的希望，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你必得救俄羅斯的軍隊！

（他們相抱，巴格來興下。蘇沃羅夫拭去眼淚，倒入行軍床上，以手掩面。靜默。佛格爾拿了水桶，走入帳中）

蘇 （並未轉頭）誰在那兒。

佛 是我，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是密奇爾（一頓）佛格爾。你聽，我給你帶了點魚來。

蘇 什麼魚？

佛 我拿漁釣竿在湖邊坐了一整天。因為我知道你很愛吃什錦菜……

蘇 去，去，我此刻不要吃什麼什錦菜。你慫恿地監視了他一下。你愈長愈胖了。你開始像你的叔叔了。

佛 我走，我不敢打攪你。可是我把魚留下。我請你收下這點小小的禮物和我的至誠的敬意。我一直坐到天黑……啊，我想，大元帥這樣年紀，又老遠的離開了家鄉，還遇着這些麻煩事兒，他非常喜歡吃什錦菜……

蘇 够了，走開……不，等一下。把那隻文件箱還給我……就在桌子上……（佛格爾拿起文件箱，就是蘇沃羅夫在放逐時置放他女兒的信的那只箱子）好，去吧！

蘇  
(佛格爾鞠躬，走出，迷失於黑暗中了)  
(從文件箱中取出一本拍紙簿，翻閱。又將它置之一旁。靜默)對，就這樣決定。(站了起來，

把帳幔放下)

(軍營都睡着了。在朦朧月色中可見白色的營幕。祇有蘇沃羅夫的帳幕中還有光亮在閃爍)

——幕下——

# 第七場 魔鬼橋

登場人物：

巴格來興將軍

姆沙索諾夫將軍

密羅拉度維奇將軍

史丹潘尼達

蘇沃羅夫

杜巴索夫

佛格爾

軍官(戊)

傳令兵

衆兵士

阿爾卑斯山中。聖法蘭西斯派僧的寺院。一所傾欹欲倒的茅舍，有着聲音震生的板壁，小窗，窗上有灰暗的玻璃。沿着板壁是一列長凳。有一張製造很粗穢的桌子。在窗的一

隅，掛一個十字架。黎明前一小時。一只瓶口上插着的一枝蠟燭，發出搖曳的光，照耀室內。在桌前，頭仆伏在臂中坐着的是沙姆索諾夫，他睡着了。坐在室的另一角上的是密羅拉度維奇將軍，他也睡着了。間歇地，這兩人輪替着睜開眼，無聊地望一望，然後倒頭又睡。杜巴索夫手裏拿着的一雙靴子在打鼾睡，他好像在修補靴子。祇有巴格來與將軍一個人清醒着。他背着雙手，在室內跳來跳去。窗外有騷亂的聲音，和模糊的喧嘩。那是軍隊。

巴 我們怎麼辦？我們怎麼辦？

沙 (睡夢中) 一切都完了……

巴 沙姆索諾夫，不要睡！

沙 (拾起頭) 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了……

巴 我也一樣呀。現在沒有工夫睡覺。我們必須記住命令。我們隨時會被攻擊的。

沙 要是那樣，那就完了！該死的村子！翻不過的大山，四倍於我們的敵人……

(密羅拉度維奇打鼾聲)

密羅拉度維奇 (以下簡稱密) (立刻醒來) 什麼事了不，不我沒有睡，我在想呢……敵人的力量比

我們大四倍……毛羅打垮了，麥克唐納打垮了，姚德也打垮了。(他又睡倒了)

沙 (噁嚏地) 魔鬼把你帶到這兒來的，沙姆索諾夫。你是永遠見不到你的家了。(打呵欠) 唉，這真

是該死的地方，聽了這些名字就叫人怕……魔鬼橋，魔王嶺，惡魔峽……啊，密羅拉度維奇，醒醒，我們立刻就要長眠不起了。



密，啊什麼事？誰睡着了？（立刻又睡倒了）

沙 真是好現象……士兵們光着腳，穿着破爛，將軍們睡人覺……彈藥幾乎用盡了……看樣子計劃是失敗了——一個錯誤。

巴 不，不。要繞過區爾和沙崗斯是決不可能的。這迂迴路太長了……和法國人作戰是不可避免的……最短期間的耽延，就會把高薩柯失敗於死地。計劃是無可非議的——是毫無缺點的，是他的最光榮的功績！除了他還有誰能想出這樣的計劃？出其不意的佔領南吉爾！橫渡聖哥薩山隘！我們節省三天時間，而且繞到馬西拿部隊的後方！

沙 是的，是的。可是這樣有什麼好處呢？高薩柯夫要被打垮。而我們自己也跳入了陷阱——試想怎樣的一個陷阱！從來沒有一支軍隊處過這樣一種地位——我說，這是一個錯誤。

巴 決不是這樣。我告訴你，計劃並沒有錯。你靜靜的想一想就會明白了。他們說，我們決不能通過聖哥薩山隘。可是我們通過了——而且帶著砲兵，大砲和馬通過的。山隘的最艱難的一段路已經走過了。可是誰又料得到在山峽裏會遇到法國兵？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的目的？這就是情勢弄糟的原因。

沙 何等重大的打擊！……可是大元帥的計劃總是保守秘密的。怎麼會洩露出去呢？

巴 我們知道怎麼洩露的。而且我們也知道是誰洩露的。可是於事無補呀。（稍停）密羅拉度維奇，醒來！

密 唔？但是那我早就說過了——我們被毀了……（又伏倒了）別指望什麼幫助吧……沒有希望……  
糟……糟……

沙 糟？我不同意。天氣冷，人就想睡，人要睡，那他就快死了。講到死這回事，——那末山是最好的地方，因為山高接天，所以離天門近些……

巴 現在沒有工夫開玩笑，沙姆索諾夫。在他的領導下，俄國的軍隊從來不知道有失敗這回事。可是現在我們處的什麼地步？叫他怎麼受得了？（史丹潘尼達上）喂，他怎麼？

史 他神魂不定，走來去，呆望着山。一顆子彈差一點打倒他。他煩惱着，他的體力也差了，可是他不肯安靜……他不再開玩笑了。我以前從沒見過他這種樣子……軍需官已經受了軍法裁判，因為給養消耗完了。

巴 喔。

杜 （低聲地）他提過我沒有？

史 真沒有，你是個該罵的傻子。

（蘇沃羅夫上，穿一件雨衣。他脫了帽。他已經大大地改變了，老了許多，消瘦了許多。他呼吸很困難，而且時常咳嗽。他蹣跚地走近一條板凳，無力地坐了下去。接着是一陣冷酷的靜默）

蘇 我去散了一會步，考察了那些山。這真是好小的老鼠關。我不知道我們究竟能不能出得去。我和

士兵們聽了話。他們是好弟兄。上帝保佑他們。

巴 你該騎着，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你太累了。

蘇 我有些重要的事，必須料理。（稍停）普洛靈，你在那兒幹什麼？

杜 我……唔，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走近前）我在修補你的靴子。

蘇 （稍停後）去，帶他進來。

（杜巴索夫行禮，退出）

巴 請原諒我直言，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們現在還有工夫管這事嗎？敵人隨時都會打過來的。

蘇 我知道。（站起身在室內走着）我必須騰出工夫來的。隊伍內部必須肅清。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勝

利。

（杜巴索夫上。兩個兵帶着佛格爾。他臉發白，人發抖，但竭力在掩飾他的恐懼）

佛 （趨至蘇沃羅夫前）亞力山大。伐西里奇……請問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強硬抗議。把我像一個

普通犯人那樣的監禁。奪去我多年辛苦寫了你的傳記。

蘇 你寫的傳記，我拿來了。

佛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我是譏諷的謔言的犧牲者。你是俄國的貴族，我也是俄國的貴族。我們可

以說得通。我用我的爵位來發誓，我是無罪的。

（蘇沃羅夫以目視意，二兵下）

蘇 （稍停）你寫這傳記寫了很久了嗎？

佛 好奇怪的問題……他自己知道，我在攻打伊茲曼爾的時候就開始寫了。

蘇 那末早就寫了？

佛 我不明白……

蘇 (嚴厲地) 你完全明白。你和奧國的參謀通過信嗎？

佛 天在上頭！就爲這事叫我受審問嗎？要是你願意這樣，那末好，我和奧國的參謀通過信的。但是

。那是我的一種任務，我是你的秘書，是你的外交秘書。

蘇 可是你還和敵方的參謀通過信呢？

佛 天呀！這是多可怕的話！

蘇 你問過普洛霍關於作戰的計劃嗎？

佛 什麼！沒有這回事！這事我一點都不知道！你一定在跟我鬧玩兒呢。大元帥總有些小玩笑的。……

蘇 不要裝丑腳兒。普洛霍說你問過他關於作戰的計劃。

佛 哈哈！這是一個共同的陰謀。你們大家一起聯合來反對我。他是一個平凡的農民，一個醉鬼！

杜 啊，你想抵賴，是嗎？

蘇 別開口，普洛霍。(語佛格爾) 你說對於作戰計劃你一點都不知道，那末你從來沒有拿過那些計

劃書嗎？

佛 當然沒有。從來沒有。

蘇 可是有人看見你把那些計劃書放回文件箱裏去的。

佛 誰這樣說的？

蘇 (指史丹潘尼達) 她。

史 是的，我看見你的，你不用賴。

蘇 (語史丹潘尼達) 住嘴。(語佛格爾) 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

佛 可是這是笑話！你究竟聽誰的話？一個下賤的女人，一個做小買賣的女人。我是一個貴族。你一定得聽我的話！你必得相信我！(趨至十字架前) 我以一切神聖來發誓！

蘇 現在沒有工夫做戲。我最後一次跟你講話。

佛 啊，現在我可知道了！我終於看見一線光明了！你說的是——一本書，一本書……那隻文件箱裏……！和你女兒的信放在一起……！對了，對了，現在我想起來了……！有這末一回事……！我拿過一本書，或者其他的東西，我說不出了……！可是這一切都是爲了寫傳記……！採用大元帥親手寫的光榮的字蹟呀！

蘇 我知道了。你把這些光輝的字蹟交給敵人了？

佛 你說什麼，怎麼……！

蘇 (自衣袋中取出一信) 瞧這兒。

佛 這是什麼？

蘇 這是你寄出去的第二封信。可惜我們沒有查到第一封信。(靜默) 好，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

(納停，語杜巴索夫) 叫衛兵進來。

佛 (喊叫) 你們要怎麼樣？(沒有人說話) 爲什麼你們不說話？(大家都不說話) 爲什麼你們這樣的望着我？……我從你們的眼睛裏看出惡意……(他倒在十字架前面)

蘇 你該罵你自己。

佛 (在地上爬行至蘇沃羅夫前，哭泣) 親愛的上帝，可是這裏是一件玩笑，一件好玩的事，一種愚蠢的過失……我錯了，是的。但是我太年青……(杜巴索夫帶衛兵上) 不！不！不能那樣！我把一切都告訴你！奧大利人不是我們的盟軍。他們是我們的死敵！他們在尋找我們的失敗。是他們把我們的計劃告訴給法國人……

蘇 拉下去！

佛 可是你不能對我這樣！在朝內我有有勢力的朋友的。秘密會議會幫助我的……他們會和你算賬……啊，你想想我替你做的那麼多事吧！把皇上的詔書給你送去的，不是我嗎？……皇上，我知道他不會這樣忍心待我的。皇上一定會饒恕我的。

蘇 是的，皇上會的……

佛 那麼大元帥也一定會憐惜我的！這是我的一線希望……你的手，我的恩人，你的手。我相信……我知道……我可能希望……何等樣的快樂！(衛兵把佛格爾從地上拉了起來，帶着他出去。他哭着，哀求着。杜巴索夫走在後面。)

蘇 普洛靈！(杜巴索夫回身) 把他的屍首草草埋了，墳上不用按十字架。

(杜巴索夫下)

蘇 (語巴格來興) 查看一下那傳記，然後把它燒了。

密 啡……真像是一場惡夢。

沙 一件瑣會……

蘇 (語巴格來興) 對這種事情，不能有憐憫的。殺掉這樣一個人的命，就是救千萬人的命。

巴 是這樣的，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可是我們的地位依然一樣的嚴重呀。混蛋們已經做了壞事了。高薩柯夫被打垮了。而我們是瀕於厄難。

(一聲槍響。靜默了一下)

蘇 結果了。

(史丹潘尼達到十字，下)

(靜默)

蘇 將軍們！我發令前進！

巴 前進！往那兒？怎麼進？

蘇 前進，渡過魔鬼橋，攻打敵軍！

巴 但是這是決不可能的呀？

沙 慘敗無路！

蘇 我們無可選擇。現在沒有誰可以和我們聯絡。我們的退路已經被法國人截斷。那末我們就困在這

兒死守嗎？是的，但是我們能守多久呢？不，現在祇有一條路——我們必得衝出去！

沙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當然，當然……你的意思對……可是我們怎麼衝過去呢？一支軍隊能够衝過鹿道嗎？

蘇 凡是鹿能够走過的地方，俄羅斯兵也能走過，凡是鹿怕走的路，——俄羅斯兵也得通過。

沙 但是想一類那些兵現在所處的情形吧。完全凍僵了，餓着，因為缺乏睡眠而神志模糊了……他們簡直不能發動攻擊，老天爺和我們作對！你看看這些石頭，和山岩，在每塊石頭和每個山岩的後面，有一個法國兵！我們會被全部打死，會全部消滅在山裏的。

巴 人力並不是萬能的……我知道這些山，我看我們是衝不過去的。

蘇 不，彼得親王，你錯了，你從我那裏學到過很多東西，現在就讓這件事作為你的最後一課吧。戰爭有依照一切規律來進行的……那些得偉大而艱苦的戰爭。可是也有一些時候，那時候人受了激動，那時候人的勇氣，和人的意志，可以掃蕩前進之路上的一切障礙。在這樣的時候，人會發射出星光；在這樣的時候，人可能創造出奇蹟……而且就是這樣的時候，人才值得生活下去！（挺立了起來，他的眼裏發射出光來。一種新的光彩照耀着他的臉，他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這樣的時候，已經到來了，彼得親王！我們要和死搏鬥，讓後世子孫，對我們的功業，表示驚訝，人可能達到我們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偉大的頂點。……今天我們俄羅斯的鷹要比羅馬的鷹飛得更高！讓攻擊開始吧。巴格來與將軍！派你做前敵總指揮。

巴 謝謝你，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蘇 你的路向，是到達山頂，從山頂攻擊那座橋。

巴 遵命，長官！

蘇 密羅拉度維奇！你的部隊跟蹤上去。

密 隨隊走了！

蘇 你沿着山峽邊前進，在左翼攻擊。

密 是，長官！

（巴格來與密羅拉度維奇同下）

沙 那麼我呢？

蘇 你留在這兒，馬上就得帶隊前進。

（靜默，然後進軍的號聲，爲山間的回聲所擴大，沙姆索諾夫趨前窗前，蘇沃羅夫以手拂面，疲倦的倒在一張板凳上）

蘇 這鐵鍊是偉大的……看我們是不是受得住？

沙 亞力山大·彼得里奇！他們開拔了，他們上前了，法國人放槍了！我們的人衝鋒了！

蘇 （想站起來，可是又倒在凳子上）好，好！衝吧！

沙 山上流滿了俄羅斯人的血！可是我們在衝上去，衝上去……巴格來與已經衝過去了……啊，偉大，偉大！噢，要是我和他們在一起……

蘇 衝上去！……衝上去！……

沙 我們的隊伍在推進……有的倒下了……可是其餘的正在前進……敵人的砲火好像停止了，我們能衝得過嗎？啊，密羅拉度維奇帶着隊伍上來了……我們的隊伍走近那座橋了。

蘇 只要佔領那座橋，勝利就是我們的了。

沙 法國人都不見了……我們的人很快地在前進……他們到達那座橋了……現在牠們停住了！

蘇 (躍起) 停住？

(同時，空氣被一聲猛烈的爆炸所震裂。靜默)

沙 魔鬼橋炸斷了！

(蘇沃羅夫奔至桌前)

蘇 求上帝幫助我們……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軍官戊 (跑入) 魔鬼橋炸斷了！

衆士兵 (跑入) 魔鬼橋炸斷了！

史 (跑入) 那座橋……那座橋斷了！

沙 現在我們全完了。

蘇 (自語) 難道一切的血都白流了嗎？我的腦子昏了。該怎麼辦呢？……該怎麼辦呢？……橋！

橋！(靜默)(突然的決意)啊哈，有了！有辦法了！你們全都跟我來！(趨至門口)

沙 蘇上那兒去， equal 山去，伐西里奇？

蘇 把這房子拆了，把木頭拿去搭橋！

(全都跟着蘇沃羅夫。史丹潘尼達吹滅了蠟，跟着大家出去。室內無人，祇窗外有一縷暗淡的光。靜默了一會。然後突然間一聲巨響，兵士們，軍官們，將軍們開始拆房子了。首先把屋頂拆掉。木頭從上面一根根地滾到地上。從隙口處露出一塊天來。木頭繼續掉落，這房子很快就解體了。工作進行的很有秩序，疲倦不堪的人們，以新生的力量和熱忱工作着。隙口的天很快地增大，現在已經在看見山岩的輪廓了。)

聲音 哼嘿！哼嘿！抓住那塊木頭！用你的大劍！

聲音 嘿，望着那邊！望着！

聲音 現在大家來，大家來。

聲音 孩子們來，像在拉普一樣的英勇！

聲音 像在卡羅嘉一樣的英勇！

聲音 像在特維爾一樣的英勇。

\*(笑聲。槍聲時而高時而隱)\*

聲音 對不起，好和尚，我們沒有把你的房子留下好多東西！

(現在屋頂和板壁都拆掉了。桌子和板凳却依然原樣。在未拆掉的左右兩邊板壁之間，露出了阿爾卑斯山的壯大景色。雲頂的山峯，壯嚴的聳立着，浴沐於初升的旭日之金光中)

蘇 真真的，這是偉大的！瞧，這些木頭，足夠搭一座渡過大西洋的橋。

(士兵們搬運木頭，沒入山岩中去。史丹潘尼達扛着最後一根木頭，而且幫助士兵們)

蘇 史丹潘尼度希嘉，你要到那兒去？

史 我不跟你說過！我能同任何男人做得一樣好嗎？（下）

蘇 一個偉大的女人！勇敢，可靠……

杜 （趨至蘇沃羅夫前）捆木頭的繩子不夠。

蘇 對……繩子不夠（想一下，把他的肩帶扯了下來，交給杜巴索夫）把它拿去，再用我的名義告訴一切軍官，叫他們都把肩帶下來捆木頭！

（杜巴索夫跑出）

蘇 沙姆索諾夫！

（沙姆索諾夫跑入）

蘇 把你的隊伍駐紮在橋邊山峽裏……等一等！軍官們先打過橋去……

（沙姆索諾夫跑出。靜默）

蘇 （俯視）可怕的鍛鍊……（鼓聲，號聲，槍砲聲更密）前進！前進！（他踉蹌地跳躍向前。手抓住了心，他倒了。有人把他扶起來，阻止他動）讓我去……（他俯視下面進行的戰爭）他們停住了。前進！前進！（想要跑出去，但又被人拉了回來，他再凝神地俯視着）弟兄們，官長們，前進，好孩子們，好伙伴們……史丹潘尼達是不是和他們在一起？勇敢的女人！他們上前了！……

（在山後傳來高聲歡呼，喊着「烏拉」，士兵們像雪崩樣地衝下山去）

蘇 （全神貫注於戰爭中，突然喊出）史丹潘尼達！（他驚退，慢慢的取下他的帽子，露出蒼白髮的

頭。圍着他的人，也都脫帽，一陣鼓聲，士兵們衝下山來。杜巴索夫嚇入。他站在蘇沃羅夫面前，可是說不出一句話。

蘇 (走上前，擁抱杜巴索夫) 我們又喪失了親人了，普洛霍，你和我……

(杜巴索夫飲泣而出。傳令兵上)

傳令兵 報告，敵人逃跑了！巴格萊興將軍的隊伍已經渡過了魔鬼橋！勝利是我們的了！

(微聲雷動)

蘇 代價是大的……功業——是光榮的……

(一陣號聲。日出)

——幕下——

## 第八場 祖國

登場人物：

葉哥金

敲鐘人

牧師

長老

南斯泰斯雅 農婦

達爾雅 農婦

安玉卡 農婦

迭基太·包勃興 農女

達爾雅之女 農女

韋斯弗侖將軍

侍從

娜泰夏 蘇沃羅夫之女

庫士若夫將軍

索菲亞

索菲亞之母

蘇沃羅夫

巴格萊與將軍

民衆若干人

離聖彼得堡不遠的卡門喀村。一個春天的早晨。一羣穿耕作衣的鄉下人，男的，女的，以及赤足的孩子們，提筐攜籃，緊緊在教堂的外院。他們都穿着最好的星期日的服裝。他們抬頭望着教堂的鐘樓。在房子的一邊，站着一位村中長老和穿白袍的牧師。通教堂大門的甬道上，站着一羣農民。那一邊是綠的斜坡，籬笆和插着稻草人的菜園。有幾枝帶露的樺木。在鐘樓旁，靠前的地方，撐着木棍的，是一位白髮老人，他是一個退伍兵，胸前掛着一個勳章。這是伊凡·葉哥金。他有着一副莊嚴而深刻的神氣。

葉 離那邊！在那條溝旁邊！

敲鐘人（從鐘樓上以鼻音說話）不，連一點兒土都看不見呢。

葉 睜開你的眼，好人，看看巴拉夫樹林那邊。

敲鐘人 不，連一點影子也沒有。

牧師 願上帝慈悲。

葉 你從樹林那裏看不見什麼嗎？

敲鐘人 看不見，什麼也看不見。

長老 不會的。（語牧師）太陽很高了，時候不早了，他的姑娘和庫士若夫等了快三個鐘頭了。他們都覺得不耐煩了。（提高了聲音）阿爾蘇斯神父，你派的那個打鐘的人是個傻瓜，還是個瞎子？

他會把大元帥錯過了，他一定會一下子錯過他的！（向敲鐘人叫喊）你敢錯過大元帥，你這瞎鬼，你要錯過了他，我要教訓你！喂，看見什麼嗎？

敲鐘人 沒有，沒有，什麼也沒有看見。

長老 你說謊，你這狗，你這笨蛋！等着，我爬上來了！

南斯泰斯雅（一個農婦）他不會錯過什麼的，……他的眼睛很尖！

長老 閉上你的嘴，你這婊子！沒有人問你（走至女人前）你這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抓住她的籃子）啊哈，麥餅……嘿，送給大元帥的好吃食。這又是什麼？怎麼，一隻雞，還是一隻燻雞！還有肉包子，很好看。很好，我替你行個好，讓我來親手交給大元帥。

南 啊，好心的先生，不用你費心。這些不全是我的。達爾雅姑姑和安玉卡的也放在這裏邊……

達爾雅（以下簡稱達）我的雞！

安玉卡（以下簡稱安）喂，餅，我的麥餅！

長老 靜點！我來替你們大家辦理！我把你們所有的禮物交給大元帥。

（葉哥金搖頭，表示嫌惡。這一刻之間，女人們都緊抓住她的籃筐，跑出門去。那長老仰視鐘樓，又俯視手中之籃，不知所措，提籃走上鐘樓）



南 (號哭) 啊！是我們煮了卡了的呀。

(衆人騷然)

聲音 嘿，打鐘的，給你點好吃的。

聲音 嘴張大點兒。

南 這些都是我們送給大元帥的呀……

迷基太，包勃爾(以下簡稱迷) 元帥要你的餅，那瞎子也會看天了。

安 也許他會吃我們的餅呢，你這死鬼！

迷 (向打鐘人叫喊) 眼睛睜大點，瞞着那邊，不然你會錯過元帥了，那就叫你吃不消！

敲鐘人 沒有，沒有。一點兒土都沒有。我看得見蒲托森斯克人走到公路上來了。巴拉雪人順着路在

走來。他們是從沙哈因到這條路來的。……

達 (語其女) 今天是一個偉大的休息日，我的小姑娘。全世界人都出來迎接我們的蘇沃羅夫元帥。

敲鐘人 可是還是一點土都不見呀……

長老 (在鐘樓上，喘氣如牛) 嘿，混蛋，我早說過了。你把他們錯過了，你這廢物。錯過他們了！

你這狗！敲吧！狗！敲吧！

敲鐘人 可可是，大人……你看錯了方向了……那是從聖彼得堡來的路……車子是從這條路來

的。……

長老 (嚴厲地) 從聖彼得堡，唔！對，那正是呀！敲吧！

敲鐘人 瞧，瞧那邊……巴拉雪夫那邊……土飛起來了……

長老 那兒呀？我什麼也看不見，這這傢伙，敲吧！

（鐘敲動）

聲音 他們來了！

他們來了！

我的爸爸爸爸蘇沃羅夫來了！

（眾人擁向大門）

達爾雅之女 （語葉哥金）爺爺，你真的親眼見過蘇沃羅夫嗎？

葉 見過他。怎麼，親愛的，我和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在一起作戰過三十五年。我們一起佔領過多少

城市和要塞……，噢，親愛的，我簡直記不清了……柏林，弗朗克福，華沙，土德爾要塞，伊茲

曼爾要塞……；我們的敵人常常覺得一鑽到地底下去容易，逃過蘇沃羅夫難。」

達女 爺爺，那大元帥是不是高大得怕人的！

葉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笑）不，他並不高。高不過我的肩頭。但是你在老遠就可以看見他了。

從地球的任何一角，你都可以看見我們的亞力山大·伐西里奇。

（韋斯弗命跑入教堂院落。他穿着一件旅行外套，身後跟着他的侍從）

韋 這是怎麼回事？爲什麼打鐘？誰叫打的？

葉 我們歡迎蘇沃羅夫元帥，大人……

章 立刻停止打鐘

侍從 (羣聲向鐘樓叫喊) 停止打鐘！(鐘聲停了)

葉 可是，爲什麼，爲什麼？……大人，你想想我們歡迎的那個人吧……怎麼能叫我不高興呢！

(侍從欲捕葉哥金)

葉 放手！伊凡。葉哥金爲國家戰鬥了三十五年了。他有功勞，得了一個勳章……讓我去，讓我

去！……握！

(侍從將葉哥金推出門外)

章 肅清這院子。把大門鎖起來。叫庫土若夫將軍和太太們走這條路。

(羣衆被趕走，院子空了。侍從之一出去執行韋斯弗命的命令。其餘的人鎖上了門。長老臂挽着

籃子走出鐘樓。他奔向韋斯弗命)

章 你是什麼人？

長老 我是，先生，我是長老，大人！

章 唔。那末你是怎麼攪的？你讓這些人擁滿了路上，擠滿了廣場，你該打。這一大羣人聚起來幹什

麼？誰叫他們聚起來的？

長老 大人大人……這是一個誤會……可是你把這些蠢頭蠢腦的鄉下人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從所有的

隣村裹帶着禮物走來的……我不知道他們着了什麼魔！

章 那是你自己準備的禮物嗎？你提這籃子做什麼？

長老（以身蔽籃子）大大大人……殿下……這是弄錯了……我沒有罪的，上天保證，我沒有罪的！

（將籃子棄去）

牧師 上帝慈悲！

章（語長老）聽着，不准有什麼騷動。大元帥不許進入廣場。他的車子直接開進院子來。老百姓都得起出去。大元帥不在這裏過夜。他要在牧師房間裏休息一會兒，等老百姓都趕去以後，他就繼續上路。知道嗎？

長老 是，大人。照你吩咐的做，大人。

（大門開啓，庫士若夫與蘇沃羅夫之女娜泰夏，索菲亞，和索菲亞之母卡來德尼可娃上。索菲亞容色悲戚）

章（語長老）好了，好好辦去！

（長老自門出）

章（裝出迷人的笑容，伸出手）啊，娜泰爾雅·亞力山特羅芙娜，啊，親愛的！你令尊馬上就要到了。他現在走近這美麗的村子了。我非常興奮地等候這一快樂的會見！

娜 可是爲什麼要在這兒呢，將軍？老百姓都等在外面廣場上……

章 親愛的娜泰爾雅·亞力山特羅芙娜，你說話真像個小孩子……你爸爸疲勞了。這次艱苦的戰爭，傷害了他的身體。他病了。他必須和老百姓隔離，老百姓祇會影響他的。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必

須隨着一切的興奮。他必須休息和安靜。

娜 可是這兒怎麼叫他休息呢？……在旅館裏給他預備着水和飯食……不，將軍，重力山大，伐西里奇不會感謝你這樣的招待的！

韋 但是，你必得知道……

庫 別像個小孩子，娜泰夏！（挽其臂）韋斯弗命將軍從未做過沒有理由的事。他決不會徒勞無功的。

韋 米海爾·伊拉里諾維奇！我可以好好的回答你……可是我不高興答覆。在這樣的時候，我不想和你拌嘴！

庫 （語氣泰爾雅）你疲勞了。娜泰夏。我們站到陰涼的地方去吧。

（庫士諾夫引娜泰夏走開。他們坐在遠一點的草崖下，一陣騷亂的聲音，歡呼叫喊的聲音，從籬笆那邊發出來）

韋 （語氣菲亞，以手指庫士諾夫後）小人。

索 （柔聲的）我不知道他竟是這樣的……

韋 皇上不喜歡他。那是有原因的。他性情古怪，樣子粗暴……

索 够了，媽，這是痛苦而且……

韋 （稍停）可憐的索菲亞！你遇到了這樣一個不幸……（稍停）如何痛苦的失望……（又稍停）你所付價的人，現在破滅了。

索 你說的是誰？我不知道……

章 可憐的索菲亞，你愛他，你非常敬重他……

索 誰？你是說密奇爾嗎？你說破滅？可是他的死是英雄的死！你說，請你說……

章 我老實說……（稍停）置密奇爾於死地的，既不是命運，也不是一個流彈。（稍停）那是你光榮

地認為最好的朋友的那個人，那是密奇爾非常忠心而虔誠崇拜的人……

索 天啊，你說什麼？

索母 你是不是說密奇爾的死是……

（一侍從走近韋斯弗命）

侍從 大人。統帥到了。他的車子走近了。

（門外之騾驢大作）

侍從 廣場上的人都往這兒擠過來了。趕不走他們……

章 不要開門！讓車子停在門外路上，大元帥可以從側門裏走進來。

（喝彩聲。愉快的歡呼聲，帽子在空中飛舞。從籬笆上面可以看見一輛車子的頂，和坐在駕駛位上的馬車夫。侍從被禮，趨出。庫士若夫和娜奈爾雅跑至側門）

章 （捉索菲亞之臂）靜靜，靜靜，我的朋友！

（側門啓。侍從及長老們攔住了人羣。巴格來興和杜巴索夫扶著蘇沃羅夫，進入院落。門嘩然關。娜奈爾雅跑至蘇沃羅夫前）

娜 爸爸！

蘇 (擁抱其女) 娜泰欣嘉……蘇沃羅奇嘉……我的小女兒，我的愛人……(吻之) 我的孩子……

(庫土若夫與巴格興擁抱)

巴 這一切我們都早見到的……等一會……我和你談……

庫 命運又把我們拉在一起了。謝謝上帝……亞力山大。伐西里奇怎麼樣？他身體怎麼樣？

蘇 米海爾·伊拉里奧諾維奇！米夏！過來，讓我看看你！

庫 到底見到你了！到底見到你了！

(庫土若夫趨至蘇沃羅夫前，蘇擁抱他。籬外的騷聲並未消滅。韋斯弗命走近蘇沃羅夫)

韋 恭賀你榮歸祖國，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好極了！好極了！

蘇 你好，你好，韋斯弗命。(看見了索菲亞。低聲地) 索菲亞，索菲烏希嘉……他怎麼死的？(稍

停) 索菲烏希嘉……(稍停) 他是不值得……

索 (歌斯迭地) 你說！你說！不要顧忌我！

蘇 他出賣了我們的國家……(稍停) 對於這種罪過，是不能寬恕的！

(索菲亞痛哭出聲)

索母 他……他……殺了男爵；殘忍，沒有心肝的人！

(韋斯弗命攬索菲亞之臂)

蘇 (語卡萊德尼可娃) 你是一個笨女人！

索 (語蘇沃羅夫) 你害死了他……上帝不會饒你的！

索母 誰也不會饒你的！

蘇 想一想你在說什麼，索菲烏希嘉……

(韋斯弗命引索菲亞至一旁。卡萊德尼可娃立刻也走到他們一起。蘇沃羅夫闔上了眼，搖搖欲墜。娜泰夏扶住他)

蘇 不要緊，小女兒……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索母 (語韋斯弗命) 羞恥的烙印……噢上帝，完了。誰都不會理我們了……索菲烏希嘉也不能再進

宮去了……

韋 你鎮靜點，夫人。你女兒的聲名，是不會受影響的。

(外面的騷聲大起來了。民衆在撞門)

蘇 開開門，……放他們進來。

(杜巴索夫和巴格萊興奔至門前開門。韋斯弗命侍從扶着索菲亞，自己跑前來)

韋 不要開！巴格萊興將軍！(走近蘇沃羅夫)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他的身體不容許你興奮。老百姓會驚擾你的！

巴 將軍，醫生都沒有你這樣關心！

皇上不相信醫藥的。(稍停) 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猶疑，嚙嚙尋求適當的話語)，難道你以為不驚擾……不騷鬧……健康地……平靜地……在夜裏……到彼得堡，這樣不好嗎？



蘇 在夜裏！上帝保佑我，你一定瘋了，韋斯弗命！我……偷偷地在死靜的夜裏逃城？……決不！

韋 真可憐！因為皇上以為這種對你是最好的。

蘇 啊，原來這樣！

庫 你難道不知道，亞力山大。伐西里奇，皇上所擔心的是保證你的平安。

韋 （語蘇沃羅夫）你的回國，各處都轟動了！一路上你允許羣衆圍攔攔來。農民們拿麵包和鹽來歡

迎你……他們什麼理由，這樣的愉快？

庫 什麼理由？任何一個小孩子都會告訴你的。

韋 皇上非常不高興。要是你不願意知道這一層，那末這是我的神聖的任務……

庫 啊，將軍，你時常很忠於你的任務的！

（歡呼，叫喧。門被羣衆擠得軋軋作響。有的人開始爬籬笆。韋斯弗命跑到門前。他的侍從站在他身旁。蘇沃羅夫兩手分扶在庫士若夫和巴格來興的肩頭）

蘇 祇有你們兩個人在這兒……我的唯一的希望是在你們身上……我老了……很好了……要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祖國，一旦遭受危險……要是敵人想踏進我們的土地……你們要起來保衛她。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們。你們一定能够保持我們國家的光輝和榮譽的。民衆是知道好歹的。民衆的感激……（門倒了。羣衆擠過院落）瞧，這是最好的報酬！（蘇沃羅夫伸出他的兩臂）（民衆推開了長老，韋斯弗命和他的侍從，卡萊德尼可娃和索菲亞，跑向蘇沃羅夫。伊凡·葉哥金在前。歡呼：「亞力山大。伐西里奇，小爸爸！」）（葉哥金跑上去撲着蘇沃羅夫）

牧師

(從人羣中擠了出來) 上帝慈悲。(他不見了)

(民衆包圍着蘇沃羅夫。歡聲雷動。忽然鐘聲響了，慢慢地，隱約地)

迷 (向鐘樓叫喊) 對！打吧！重重的打吧！讓這鐘聲爲一切高貴的人響吧！

(鐘聲齊動)

——幕下——

## 第九場 蘇沃羅夫活着

登場人物：

娜泰夏

蘇沃羅夫

杜巴索夫

哥泰索夫

一間明亮而朗爽的房間。一張躺椅，一張橢圓的桌子，和一椅子，這些是室內的唯一陳設。從窗子外望，可見坡得堡的房頂。這是五月的明朗的一天。睡在躺椅上，蓋着毛毯的是蘇沃羅夫。室內寂靜無聲。蘇沃羅夫突然一陣猛烈的咳嗽，使他精神困乏。一會兒室內又靜了。

(娜泰夏上)

娜 你叫我嗎？爸爸！

蘇 (稍停) 不，孩子……可是你既來了，那末把毯子給鋪鋪好。

娜 (整理毯子和枕頭) 現在該吃藥了。

蘇 噢，不，我不吃。

娜 (坐在輪椅邊上) 你是一個難服侍的病人。爸爸。(稍停) 你誰的話都不肯聽。誰的話都不聽。章嘉醫生已經在說你了，就連普洛霍也說不能侍候你了。(稍停) 把藥喝了吧，我請求你(取瓶，傾藥水於匙內) 你一定得喝，爸爸，你真得喝。

蘇 (吞下) 唔，苦東西……

娜 章嘉醫生說，在污泥裏洗澡，對你會有益的。

蘇 (興奮地) 不，我不用。讓那些不害病的懶鬼和害風濕病的賭徒在泥裏邊打滾吧。可是我真的病了。對於我，那鄉下的，茅草房的和木頭的澡堂子是最好的治療。(咳嗽) 我祇要一點兒粥，一杯克伐斯酒！

娜 你在想些什麼，爸爸！

蘇 我是一個兵，不要忘記！

娜 兵應該服從命令。但是這有什麼用，你就不服從理性。(站起來要走)

蘇 娜泰欣嘉……你不會真正生我氣的。狡猾的山羊，對於牠的角，是不會生氣的。別生氣……(稍停) 討厭的咳嗽，發寒熱，老創口又裂開了——這些都算不了什麼……(稍停) 走近來吧，我的勇敢的將軍……啊，日子過得真快！你已經長得很大了。我抱着我的小蘇沃羅夫希嘉在膝頭上玩兒，給他講故事，這都是不多久以前的事……你還記得……我講的巴巴雅嘉，聰明的凡西里沙和有嫉妬眼睛的牧師這些故事吧。

娜（坐在躺椅上）是的，是的，……我記得……媽媽也跟我講故事的，可是你的故事總比他講得好。……我記得你講完了一個故事，我總要叫你從頭再講一遍！你又常常生氣，而我却看了喜歡。

蘇是的……那一切都已經過去而且忘記的了，現在我心上有的是另一種故事……

娜什麼故事，爸爸？

蘇噢，各種各樣的故事……你要我講一個給你聽吧……祇有一個條件

娜什麼條件？

蘇那就是你要做一個好孩子，不要再把這些撈什子的藥來煩你的老爸爸……我的故事是……（稍停）我的故事是很悲慘的……（稍停）從前有一個兵。他愛民衆，愛他的故鄉，真像他自己的生命，像愛陽光一樣。五十年來，他同國敵……他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可是有一天他也在倒下了……

（靜默）

娜你老了，親愛的爸爸……

蘇生命就這樣完了……就是那兒……我可以意如指掌地看到……華沙……伊茲曼爾……阿爾卑斯山……

娜是的，艱苦，嚴鍊，……你從沒有偷閑過……可是你所得的報酬是什麼呢？

（蘇沃羅夫不語）

蘇 我的一切都在追求光榮中……空虛！祇有在——接近高能之神的寶座時，才有和平。

（靜默。叩門聲，接着是人聲）

杜 （人）有人來看望你，亞里山大·伐西里奇。

娜 是醫生嗎？

杜 不是醫生……好像是一位伯爵什麼的。皇上派他來的。要和你談談。

蘇 （驚覺）啊！好吧。（杜巴索夫下），娜泰欣嘉……把制服遞給我……我必須穿着……

娜 可是爸爸！醫生說你不能動。

蘇 （以肘撐着，抬起身來）不，我還沒有倒下呢！他們記得我還活着。他們用得着我呢。

（哥泰萊夫入。他穿着馬爾泰人的制服，肩土背着一條藍綵帶。他深深地鞠躬）

蘇 問候你……娜泰欣嘉，你走開一會兒，親愛的。（娜泰夫下）你要和我談話。好，說吧。

哥 （咳嗽）皇上命令我向你傳達他的旨意。讓皇上調查所知，當你在外國指揮作戰時，你有一個侍

從的軍官，叫做佩那將軍的，他違反軍紀。皇上命令你奏明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蘇 （以無力的聲音，稍停後）喔。還有別的事嗎？

哥 有。你容許許多超越王法的行爲。

蘇 你是什麼人？

哥 我？（傲然地）哥泰萊夫伯爵！

蘇 哥泰萊夫！哥泰萊夫伯爵？天呀，從來沒有聽見過你這人……你是什麼職務？

哥 我是宮廷的侍從長。

蘇 喔，可是你以前幹什麼的？

哥 狩獵長。

蘇 再以前呢？

哥 御馬長。

蘇 不，再以前，再早以前。（哥泰索夫不語）說，說，不要怕羞，你說出來。

哥 （從牙縫中擠出）馬弁。

蘇 喔，喔……（稍停）那末你有什麼軍職？你參加過什麼戰爭？打過什麼仗？

（哥泰索夫不語）

蘇 （以肘撐起，以拳擊壁）普洛霍！（杜巴索夫入）普洛霍，你睜眼看看這位先生，他當過狩獵長，

當過御馬長，這個長，那個長的；現在他爬到了伯爵地位了。你和我，我們是傻瓜，我們流浪了全世界，冒了槍林彈雨，就在這個時候他却爬了上去。聽他的胸前掛了一個星。他們派到蘇沃羅夫這裏來。我死後，普洛霍，你一定得去找一個舒服的位置。誰知道呢，也許有一天你也會是一個伯爵的。（稍停）可是不會，我怕你不會的！我從來沒有教過你抓我的腳底，所以你祇是一個醉鬼；你沒有希望。去吧。不，等一等，把這位先生請出去。（稍停）

哥 （兇惡地）我怎麼向皇上復命？

蘇 （氣急地）你說……蘇沃羅夫死了。

哥 什麼？

蘇 告訴他，蘇沃羅夫死了。

哥 我……我不明白。你喜歡開玩笑。

蘇 照這樣說去。

哥 (昏眩地) 是，閣下！(暈倒，杜巴索夫隨之)

(蘇沃羅夫疲乏地倒在枕頭上，閉上了眼。室內一陣寂靜。遠處什麼地方傳來了一陣鼓聲，漸來漸近。然後軍樂隊奏起了一——軍隊進行曲，雄壯而刺激。這曲子當俄國軍隊開入柏林時在柏林街上聽見過的；在某一個黎明，在伊茲曼爾的城牆下聽見過的；這曲子曾經在意大利的烈日下與奮過俄羅斯的戰士。蘇沃羅夫驚覺，渾神的諦聽，他的臉上顯出了一種天真的光彩。他揭開毛毯，跳下躺椅。現在他走到窗前了，窗已經被他打開。樂隊的聲音和鼓聲灌入室內。蘇沃羅夫站在陽光中，我們又看見了從前的蘇沃羅夫。他往下一看，大聲叫喊)

蘇 呀，你，那兒那個人……你叫什麼名字……哥泰索夫！等一等！哥泰索夫……你告訴皇上，再叫他轉告他的朋友——德國國王，——說蘇沃羅夫還活着！你聽見沒有？他還活着！他活在每一個俄羅斯的戰士和每一個俄羅斯的士兵的心裏。而且他永遠不會死的！

(兩門俱開，娜泰夏與杜巴索夫同時躍入)

蘇 你聽着！你，蘇沃羅夫永遠不會死的！

(勝利進行曲。鼓聲歡快地敲奏，漸敲漸近)

——幕下——





蘇沃羅夫元帥

---

1947.11初版 佳, 5000.

定價： 元